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李 太 白 集

(二)

李 白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太白集

(二)

李白著

國學基本叢書

李太白文集

卷三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帝作生別離。太白之遠別離。久別離。二作大樂本。此。

遠別離。古有皇

繆本作黃謨。

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

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蕭本作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

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蕭本作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

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

可滅。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娥皇為后。女英為妃。水經註。大舜之涉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

如樽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如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於水側焉。海水直下二句。是倒裝句法。謂生死之別。永無見期。其苦如海水之深。無有底止也。慘慘無光。貌冥冥陰晦貌。楚辭九嘆。

雲冥冥而暗前。左思蜀都賦。猩猩夜啼。劉逵註。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

潘岳寡婦賦。仰皇穹兮嘆息。李善註。皇穹。天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陽鄆城縣東北十五里。

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廣弘明集。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琦按。今竹書並無此荒謬之說。意者起自六朝。君臣之間。多有慚德。乃偽造此辭。謂古聖人已。有行之者。以自文釋其過。歟。太白雖用其事。而以或云冠其上。以見其說之不可信也。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章昭註。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

野(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註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述異記)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九疑山(宋書)舜生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鮑照詩)垂綵綠雲中(述異記)舜南巡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為之斑斑然蕭士譽曰此篇前輩或以為上元間李輔國張后燾制遷上皇於西內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其禍有必至之勢詩之作其在天寶之末乎按唐史高力士傳曰天寶中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問宰相蕃夷不墾付諸將寧不暇耶又嘗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誰敢議者自是國權卒歸於林甫國忠兵權卒歸於祿山舒翰太白熱觀時事欲言則懼禍及已而形之詩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隱喻耳曰日黃奪比其君也曰雲比其臣也日慘慘兮雲冥冥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烟鬼嘯雨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乃太白所欲言之事權歸臣下禍必至此詩意切宜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心者能與於此哉胡震亨曰此篇借舜二妃追舜不及淚染湘竹之事言遠別離之苦并借竹書雜記見逼舜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戒使其詞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幹於楚騷而韻調於漢魏歌詩曲以成爲一家語參觀之當得其源流所自

公無渡河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公無渡河行即箜篌引也(古今註)箜篌引朝

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淒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黃河西來决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蕭本洪水九州始

蠶一作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一作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

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渭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罾繆本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

還（初學記）接水經注及山海經注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北出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砥柱及洛陽云按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黃河經其間兩岸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即此也凡塞外諸河率皆歸此故水勢最盛臚道元謂其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李復謂禹鑿龍門起於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其險可觀矣（史記堯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漢書）夏乘四載百川是道（列女傳）塗山氏長女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顏師古）漢書注急流曰湍（莊子）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湖而通四夷九州也陸德明注埋塞也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毛傳云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海濱也（洛陽伽藍記）鉢和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木華海賦或挂罾於岑嶽之峯李善註聲類日罾係也（通典）筮篋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輝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筮篋侯者因樂工人姓耳（占）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也（蕭士贊）曰詩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違也當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所謂自作孽者其亦可哀而不足惜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諷當時不靖之人自投天網借以爲喻云耳○埋音因鯨音擊晉音絹

蜀道難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解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宋景文公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嚱噫嚱及魚鳧開國

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乃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何）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

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方（一作）鈞連（劉遠）三都賦註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

四千歲（華陽國志）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太白石棺槨爲縱目人冢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田於湍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立祠（元和郡縣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

南五十里慎蒙名山記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四十里鍾四方金宿之秀關中諸山莫高於此其山巔高寒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盛夏視之猶爛然故以太白山名上有湫池雖三伏亦凝冰關中遇旱則

登山取湫水山既高寒冰雪常凝身弱衣薄登山者多死俗傳以為太白神能留人非也鳥道謂連山高峻其少低缺處惟飛鳥過此以為徑路總見人跡所不能至也太平寰宇記嘉州峨眉眉縣有峨眉山按益

州記云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狀似峨眉張華博物志以為牙門山二統志峨眉山在四川眉州城南二百里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峯其二峯對峙宛若蛾眉自州城望之又

如人之拱揖於前也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擊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為五

嶺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一作橫河斷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尙不得過繆本少猿猱欲度愁

攀援繆本作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厯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初學記淮南子云爰

謂懸車註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同六麟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岐陽鳥回翼乎高標琦按高標是指蜀山之最高而為一方之標識者言也呂延濟註以為高樹之枝

恐非蕭士贊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圭山巔然高峙萬象在前是亦一說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激冽司馬彪註逆折旋回也顏師古急就篇註黃鶴一舉千里其鳴聲鶴鶴云合璧事類鶴禽之

大者色白又有黃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埤雅猿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韻會孫母猴也似人嚴氏曰釋即王孫杜詩胡孫是也爾雅獠猿善援郭璞註使攀援也蕭士贊曰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猴最便捷

者尙不得度其險絕可知矣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為青泥嶺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烟霧霰雪中巖聞

有龍洞其嶺上入蜀之路爾雅嶺山隨郭璞註謂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嶺捫參厯井者謂仰視天星去人不遠若可以手捫及之極言其嶺之高也參井二宿本相近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為蜀之

分野并八星居南方七宿之首占度三十三為秦之分野青泥嶺乃自秦入蜀之路故舉二方分野之星相聯者言之漢書豪強脅息顏師古註脅斂也屏氣而息高唐賦脅息增歎李善註脅息縮氣也胡三省

通濫註脅息者屏氣鼻不敢息唯兩脅潛動以舒氣息耳○釋音繞參音森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蕭本作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李善文選註巉巖山從雌雌

〔古辭〕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張華禽經註〕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鳥或云杜宇鳥亦云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按子規即杜鵑也蜀中最多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鵲而色慘

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至夏尤甚晝夜不止鳴連峰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枯松倒挂倚絕

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砒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蕭本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宋華海賦磊蜀甸

必向北若云不如歸去聲甚哀切〔王康瑤詩〕凝霜凋朱顏幾千尺而杜鵑李善註相

擊相擊也韻會〔郭璞江賦〕砒崖鼓作李善砒音僕砒音煮砒音焘關崢嶸而崖嵬一夫常關萬夫一作莫開所守或匪

親一作化為狼與豺華陽國志梓潼部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水經註〕又東南徑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

特至劍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圖書〕蜀地之險甲於天下而劍閣之險尤

甲於蜀蓋以羣峯劍插兩山如門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左思蜀都賦〕一人守隘萬人莫向〔張

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一作嗟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山海經〕贊長蛇百尋其鬣如毳

人如麻流血成澤〔初學記〕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窄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墻

猶在〔元和郡縣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也〔古詩〕客行雖行樂不如早旋歸〔張衡〕四愁詩側身

西望涕沾裳〔蕭士〕曰有客曰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武傳武在蜀放肆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

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書據范攄雲溪友議

言之耳〔安唐書〕據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

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

一於蜀道難題下註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勿深考耳沈存中

筆談曰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道難按孟棗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

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小說所記

一本於蜀道難下註諷章仇兼瓊者黃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買雞毛筆為周維深作草書蜀道難亦於

題下註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拳然欲嚴劍

閣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
 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為房瑄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
 匪親化為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是以知其不為章與房杜也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
 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鬼父老遮道諫曰宮闈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從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絕道則
 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絕道則
 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絕道則
 而已太白深知蜀道之難於言則不在其位不啻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詩以達意也噫吁
 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於言則不在其位不啻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詩以達意也噫吁
 蠶叢及魚鼈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言葛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
 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嶺言五丁未開道之
 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既開道之後梯相連絕峨眉嶺非人跡所能往來也地崩絕道則中原道斷矣上
 石棧相鉤連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相連絕峨眉嶺非人跡所能往來也地崩絕道則中原道斷矣上
 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言其險上際於天折於地也黃鶴道險難之所得過猿猴欲
 度愁攀援言鳥獸猶憚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言蜀道險難之所得過猿猴欲
 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與西遊何時還君字實指明皇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
 氣而息惟有撫膺坐長嘆與西遊何時還君字實指明皇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
 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言既西幸蜀矣何時還君字實指明皇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
 士雖欲從君於難道險阻不可西幸蜀矣何時還君字實指明皇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
 愁空山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木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跡之稀少可知也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峯去天
 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使人聽此凋朱顏乃太白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峯去天
 備言蜀道險難之狀絕壁飛湍流爭喧嘩砧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人
 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流爭喧嘩砧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人
 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豺狼與豺言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其
 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其
 或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
 曰蜀道之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再言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
 之難矣夫如是則南京歌胡為而作耶子曰蜀道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再言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
 然矣夫如是則南京歌胡為而作耶子曰蜀道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再言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

情發於中不得已而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後所作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何必更
為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為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為稱美蜀中欲使上皇安居之耶子曰操辭者太白
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乃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為異論乎此又不得辯而自明者也胡震
亨曰此詩說者不一有謂為嚴武鎮蜀放恣危房瑄杜甫而作者出范攄雲溪友議新史所探也有謂為
章仇兼瓊作者沈存中洪駒父駁前說而為之說者也有謂諷玄宗幸蜀之非者蕭士贊註語也兼瓊在
蜀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斯語而嚴武出鎮在至德後玄宗幸蜀在天寶末與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初
者年歲亦皆不合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盡有為
而作白蜀人自為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
人之事以實之不幾失之
鑿乎○吮徂兗切前上聲

梁甫吟

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謝逸希琴論
曰諸葛亮作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

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為梁甫吟然則不起於亮矣李勉
琴說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
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西溪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
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註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譏
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
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恐取此義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楚辭恐溘死而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
澤水逢時壯吐一作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鈞一作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

人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增老而見去屠牛朝歌實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路史註
冀之棗陽東北二十里有棘津城呂望乞食於此有賣漿壘水經註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

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曰譙郡鄆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所困處也司馬
遷曰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又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
九十身為帝師史記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君
與俱歸者其言深也風期猶風度也晉書晉鑿齒風期俊邁世說註支遁風期高亮周易天人虎變君

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一作入門開說。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

七十二。指揮繆本楚漢如旋蓬。狂客一作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常羣雄。史記鄒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以為衣食業。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鄒生里中子也。鄒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鄒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鄒生所誠者。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鄒生。鄒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鄒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

謂助秦攻諸侯乎。鄒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鄒生。上坐。謝之。鄒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鄒生說齊王。伏軾

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鄒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鄒生

瞋目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生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

臣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鄭氏曰。魄音薄。應劭註。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顏師古註。落魄。失業無也。鄭

音是。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應劭註。隆。高也。準。頰。權準也。李斐註。準。鼻也。吳邁遠詩。正為隆準公。杖

劍入紫微。南史。騎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左傳。免胄而趨風。杜預註。疾如風也。漢書高祖擊子悼。惠

王。齊七十二。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矜奮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

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闈者怒。後漢書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初學記。雷。天

旬大聲也。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張華註。言笑者。天口流火。灼灼。今天不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漢書雷電晦冥。顏師古註。晦冥。謂暗也。後漢書。閭闔九重。章懷太子註。閭闔。天門也。淮南子。道出一原。通九門。高誘註。九。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幽。無事。憂天。傾。猥。猶。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杞。國。

有人憂天其崩墜身軀即食者(山海經)賦註(陸機詩)疏騷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靈
其音如嬰兒是食人變態即換倫也餘詳大獵賦註(戶子)中黃伯曰子左執矣將烏乎試之夫貧窮太
不履生草君有德則見噫信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子以爲義矣將烏乎試之夫貧窮太
象之未與吾心試焉見噫信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子以爲義矣將烏乎試之夫貧窮太
行之未也疎賤義之彰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溪
敢近也有一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溪
此所以服一時也(太平寰宇記)鴻毛(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馬遷傳)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擅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外可以威敵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可或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
桃曰三子何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
而從君濟於河龍啣左驂以入砥柱之流治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龍頭鶴躍
警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服葬之以士禮焉(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南城遙望蕩陰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田疆
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漢書)吳楚反時條
侯爲太尉乘傳東南至河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漢書)吳楚反時條
得之若一敵國云(說文)哈噍笑也(王)楚辭註楚人謂相啁笑曰哈此節詩意婉轉曲折若斷若聯驟讀
之幾不知爲何語以意逆之大笑也(王)楚辭註楚人謂相啁笑曰哈此節詩意婉轉曲折若斷若聯驟讀
奸不一其傾險一流如食人之惡獸一犯其怒立見死亡其忠良一流則專一保全善類如驪虞之不
有傷草木我處貧窮疎賤之中而確然踐義以行雖履險犯難亦所不忌然揣時度勢在智者惟有卷而
懷之一心若試觀古來如公孫接等爲時相所忌致之死地初不費力我見我處而不出輕我如鴻毛是豈
知予之爲大心哉試觀古來如公孫接等爲時相所忌致之死地初不費力我見我處而不出輕我如鴻毛是豈
人才以爲喜者世固不乏也我亦俟之而已○稷音札綸音與劇音極哈呼來切海平聲梁甫吟聲正悲

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峴當安之。

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河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

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歷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

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後漢書成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峴峴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隍易曰困於艱脆其義一也○蕭士贇曰長嘯梁父吟何

魄見陽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聊自慰解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為尋常落

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關者怒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達而起風雨喻權奸女謁用事政令無常也雷闔

精誠把國無事憂天傾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揆揆磨牙競肉雖生草不履况肯以肉為食哉況

不信倘使君不鑿吾之誠則牙競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驕虞雖生草不履况肯以肉為食哉況

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

足齊原未足言苦今時事若此則當卷其智而為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

卒不改行者思古之壯士勇力如此當卷其智而為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

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峴當安之

蕭氏解驪虞激句似與詩音不

烏夜啼

樂府古題要解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闈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作此歌故其詞云籠意意不開夜夜望郎來亦有烏棲曲不知與此同否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西曲歌有烏夜啼

黃雲城邊

一作南

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一作蜀中織秦家女碧紗如烟隔窓語停梭悵然憶

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一作停梭向人問故夫知在關西淚如雨又悵然憶遠人一作悵然望遠人一作問人憶故夫又獨宿孤房一作獨宿空堂一作知在流沙一作欲說遠西○吳均

詩惟聞啞啞城上烏晉書賈滔妻崔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符聖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庚信詩彈琴蜀郡卓家

女織錦秦川賈氏妻胡三省通鑑註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魏武帝詩恹嘆淚如雨

烏棲曲

梁簡文帝梁元帝蕭子顯並有此題之作樂府詩集列於西曲歌中烏夜啼之後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繆一作本脚半邊日銀箭金壺一作金丁丁漏水多

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爾一作何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

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晉書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書為我楚舞江總詩虬水銀箭莫相催鮑照詩金壺啓夕淪劉良註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為之故曰金壺本事

詩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

戰城南

按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中有戰城南曲樂府古題要解戰城南其辭大略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為烏鳥所食願為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

戮為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蕭本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一作長征無已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一作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一作

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作鐘鼎玉但願長醉不用一作復蕭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一作

其名陳王昔時日一作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譔王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一作且須沽五花馬

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袁紹

自且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

岑夫子即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邱生即集中所稱元丹邱是皆太白好友也鮑照詩爲君歌一曲禮記

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何晏論語註饌飲食也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李周翰註巨饌言

珍美可比於玉曹植以太和六年封爲陳王其所作名都篇有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善註平樂

觀名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讀杜甫高都護驄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厥狀可觀矣杜陽雜

編謂代宗御馬九花虬以身被九花故名亦是此義或謂據圖畫見開志云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

世尚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家藏韓幹畫威閑馬圖中有三花馬兼曾見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

晏元獻家張萱畫虢國出行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鬣爲三瓣白樂天詩云鳳箋裁五色馬鬣剪三花

乃知所謂五花者亦是剪馬鬣爲五瓣耳其說亦通蕭註謂其義出於隋丹元子步天歌五個吐花王

良文言馬之紋上應星宿而喘杜註無舉此者則大謬矣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行行且遊獵篇胡震亨曰行行且遊獵篇始梁劉孝威其辭詠天子遊獵事太白詠邊城兒遊獵爲不同耳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知蕭本遊獵誇輕捷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一作可矜金鞭拂雪

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一作滿月不虛發雉鷄迸落連一作臈一作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

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一作帷復何益韻會捷也梁簡文帝詩邊秋胡馬肥漢書鄯善國多白

其乾熱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曹植七啓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李善註景日景也躡之言疾

也廣韻鞞鞞鞞也蕭士贇曰滿月彎弓圓滿之狀字虛賦与不虛發中必決皆列子滿且子之弋也弱弓

山之銅鑪鼎於荆山之下帝升天因名其地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湖水源出鏡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閑者是水止而不動之意陸機詩惠心清且閑水經註黃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韻會嬋娟美好貌宋書堯夢攀天而上漢武內傳上元夫歌步玄之曲曰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列子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此言屯雲河車言車之多若屯雲也楚辭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呂氏春秋身好玉女高誘註玉女好女也仙傳多稱侍女爲玉女亦是此義謂其美如玉也沈約郊居賦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太平御覽秘要經曰太清九宮皆有僚屬其最高者稱天皇紫皇玉皇占董逃行教敕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藥可得神仙拾遺記服之得道後天而老初學記日月星謂之三辰亦曰三光揚齊賢曰潤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真身則常存也太平御覽西王母所居宮室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觀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所謂蛾眉蕭颯如秋霜即白首之意嫌王母已有衰老之容以反明軒轅之後天而老也

天馬歌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溷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胡震亨曰漢郊祀天馬二歌皆以歌瑞應太白所

擬則以馬之老而見棄自況思蒙收贖似去翰林後所作

馬來出月支蕭本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

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史記天子得鳥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

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大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偉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

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支爲馬衆漢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應助註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顏延年緒白馬賦垂梢植髮李善註髮額上毛也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盤蘭筋李善註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

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堅者千里呂向註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漢天馬歌志傲儻精權奇緒白馬賦精權奇兮張銑註權奇善行貌列子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

激淮南子經紀山川陷騰崑崙高誘註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漢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說文厥僂也緒白馬賦且刷幽燕畫秣荆越劉良註刷括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

南地名韻會哺日加申時也杜天馬呼飛龍一作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鳥口噴紅光汗溝
預左傳註秣穀馬也○哺音進天衢羈金絡月照皇星一作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沾回頭笑紫燕
珠當作會陪時龍躍蕭本作天衢羈金絡月照皇星一作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沾回頭笑紫燕

但覺爾輩愚黃伯仁龍馬頰耳如刺箭象明星初學記長庚太白星也史記索隱韓詩云太白晨出東
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魯民要術馬胸欲直而出覺間欲開望之如雙鳧又曰雙鳧欲

大而上註飛鳧胸兩邊肉如鳧埤雅魯說相馬擊頭如鷹垂尾如雙後漢書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灑
南北郊路章懷太子註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此言馬尾流轉有似奔星馬首昂矐狀類渴鳥即如

羣謂鷹之意魯民要術相馬之法口中欲得紅而有光又曰口中欲得色紅白如火光為善材氣多長且
壽張率舞馬賦露沫噴紅沾汗流赭赭白馬賦膏門沫赭汗溝走血李善註相馬經云膏門欲開汗溝欲

深孔融薦禰衡表龍躍天衢振翼雲漢釋天衢兮長驅王逸註衢路也說文羈馬絡頭也莊子齊之
以月題陸德明註月題馬額上當顛如月形者也赭白馬賦兩權協月李善註相馬經曰顛欲圓如懸璧

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頰曰雙璧似月曹植詩應命皇都赭白馬賦鬱九區
而率順李善註九區九服也沈約詩紫燕光陸離李善註戶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呂延濟

也紫燕良馬天馬奔戀君軒駮駮驚嬌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閭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鮑照
註臆音益

馬戀君軒公羊傳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何休註駮捶馬銜走也漢天馬歌天來龍之媒遊閭闔觀玉
臺應劭註閭闔天門也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天下之良工也陸雲與陸典書逸影之

迹永繁幽冥之白雲在青天邱陵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
坂○駮音聳

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一作思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我一作創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
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王母謠白雲在天邱陵自出戰國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

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覆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
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劉峻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正用此事翦拂謂修翦其毛洗拭其塵垢史

記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陸德明莊子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
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

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張協七命：瓊山之禾。李善註：瓊山禾，卽嶺嶺山之木禾。《山海經》曰：瓊嶺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韻會：樛牛馬皂也。通作歷，蓋今之馬槽也。《漢書》：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顏師古註：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列子》：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楊師道》咏飲馬詩：清晨控龍馬，弄影出花林。《王融》山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劉良註：如舞，謂馬行貌。蕭士贊曰：此詩爲逸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也。

行路難三首樂府古題要解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傷悲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柵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

滿山。一作暗天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

挂雲帆濟滄海。曹植詩：美酒斗十千。《北史》：韓晉明好酒，縱誕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鮑照詩：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古詩》：四顧何茫然。鮑照舞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羣山。

太行山。見明堂賦註。《宋書》：伊擊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宋書》：宗慤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馬融》：成頌張雲帆。

施鮑瞻釋名隨風張幔曰帆。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一作雉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

剖膽效英一作俊才。昭王白骨紫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舊唐書》：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

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平，食無

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缺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漢書鄒陽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史記韓信淮陰人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乘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熱視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又史記天子議以為買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買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又史記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索隱曰篲帶也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帶而行恐塵埃之及其長者所以為敬也戰國策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鮑彪註折節屈折肢節也江淹恨賦蔓草繁骨昭王郭隗及黃金臺事俱見二卷註○隗音危籒音涉劇音極

其三此首一作古興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一作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高士傳許由耕

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梁書阮孝緒傳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薇蕨本二草而古人亦多混稱太白改以叶韻蓋有自也吳越春秋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鏃之劍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榛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探柏實以和桂芻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晉書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陸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官人孟玖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穎怒使秀密收機機釋戎服著白幹與秀相見神色自若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世說註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

日聞此不知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說文)唳鶴鳴也(史記)李斯為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與
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
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闔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
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
富貴已極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太平御覽)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
可得矣考今本史記李斯傳中無臂蒼鷹字而太白詩中屢用其事當另有所本(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
吳人也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問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
菜葦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
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
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唳音麗

長相思長相思本漢人詩中語(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望歸難江總長相思久
別離諸作并以長相思發端太白此篇正擬其格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繆本微一作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明一作眠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
嘆美人如花期迢迢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蕭本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

難長相思摧心肝(吳均詩)絡緯非邊啼(古今詩)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按今之所謂絡緯似蟋蟀而大翅作聲絕類紡績秋夜露
涼風冷鳴尤凄緊俗謂之紡績娘非蟋蟀也或古今稱謂不同歟金井闌井上闌干也古樂府多有玉牀
金井之辭蓋言其木石美麗價值金玉云耳(宋玉神女賦)焯乎如花溫乎如玉(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天路
隔無期(楚辭)據青冥而據虹兮(陳後主孫揚銘)天長路遠地久雲多(歐陽建詩)痛哭摧心肝

上畱田行繆本少行字也(接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有上畱田行(古今註)上畱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
曰上畱田太白所謂弟死不葬他人舉銘旌之事與古今註所說不
同豈別有異詞之傳聞抑於時實有斯事而借古題以詠新聞耶

行至上畱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予言。言是上畱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一作常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讓蕭本作柯之木本

同形。東枝顛。頽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

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本草拾遺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史白古詩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白

郭門宏顏師古註。蒿里。死人里。說文。塋。墓也。賈山至言。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家而記葬焉。顏師古註。顛。謂土塊。蓬。謂言塊上生蓬者耳。蓬科蓬顯義同。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昔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耕乃舍之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潘岳寡婦賦編邈兮長乖呂延濟註編邈長遠貌漢書淮南厲王長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叩郵淮南王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李陵詩游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瑩音營參音森編

勉音

春日行

胡震亨曰鮑照春日行詠春遊太白則擬君王遊樂之辭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一作楹佳人常窓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一作盛沓波浪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搗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軿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

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真誥仰眇太霞宮金闕曜紫清何子朗詩美人弄白日灼灼當春牖弦將手

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隋書第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通典傳玄箏賦序曰代以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

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哉曹植詩撫絃彈鳴箏昇天行古樂存名樂府古題要解昇天行曹植日月何肯留鮑照家世宅關輔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難當求神仙翺翔六合之外

其辭蓋出楚辭遠遊篇也天池指御苑池沼而言史記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樓船數百艘上建樓櫓韻會搗擊也毛萇詩傳考擊也書武成萬姓悅服

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按道書有三十六天上帝東方八天太皇黃曾天帝太明玉完天帝清明何童天帝玄胎平育天帝元明文舉天帝有七曜摩夷天帝虛無玉衡天帝太極濛濛天帝南方八天赤明和

陽天帝玄明恭華天帝曜明宗飄天帝竺落皇笏天帝虛明靈曜天帝觀明端靖天帝元明恭慶天帝煥極瑤天帝西方八天元載孔昇天帝太安皇崖天帝顯定極風天帝始皇孝芒天帝太皇翁重浮容天帝

成天帝太素秀樂禁上天帝太虛無上常融天帝太釋玉隆騰勝天帝龍變梵度天帝太極平育買奕天

李太白文集 二 樂府

二十一

帝中央四帝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先天聖祖長生大帝上天紫微天皇大帝中天北極紫微大帝(真誥)盧
 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以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駢白日升天(蒼頡篇)駢衣車也
 大雅詩宅是鎬京(元和郡縣志)周武王鎬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趾
 遂淪陷焉(莊子)黃帝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
 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窅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詩大雅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獨斷陛下者
 陛階也所以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
 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封禪書)前聖之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呂向註鴻大也○搗張瓜切音鬣駢音瓶鑄音浩寶音窳

前有樽酒行二首 即古樂府之前有一樽酒也傳玄張正見諸作皆言置酒以祝賓主長壽之意太白則變而為當及時行樂之辭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

蹉跎君起舞日西將夕當年意氣不肯傾蕭本作平白髮如絲嘆何益水清曰淥所謂淥酒即清酒之

會醉飲而赭色著面也虞炎詩青軒明月時王適詩青軒桃李紛紛紫庭闌蕙日氣氳流光日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一作眼白看胡姬貌如花常壇

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周禮龍門之琴瑟於宗廟中奏之鄭康成註龍門山名枚

僧儒詩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壇漢書乃令文君當盧顏師古註賣酒之處累土為壇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而高形如煨燼故名盧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燼

失其義矣

夜坐吟 夜坐吟始自鮑照其辭曰冬夜沉沉夜坐吟含情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蓋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金缸青燐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

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古詩）天寒知夜長（四部賦）金缸啣壁（呂延

機詩）再唱。梁塵飛。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缸音江。

野田黃雀行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野田黃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奈

爾一作何。郭璞山海經註。翠似燕而紺色。陳子昂詩。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樹林。殺身炎洲裏。委羽玉堂陰。

數千里。四時常煥。故曰炎洲。多產翡翠。越絕書。記吳地。傳有東宮。西宮。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西宮在

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詩。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爾雅。翼。鷲。鳥之鷲者。雌大。雄小。一名鳩鳩。陸機詩。疏。鶴似鷲。青黃。色。燕。頰。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鷲。燕。雀。食。之。

篋篋謠樂府詩集。篋篋謠。不詳所起。大略言結交當有終始。與篋篋引異。舊註以為即篋篋引誤矣。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

與淮南春。兄弟尙路人。一作行路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蕭本花

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嚴子陵事見二卷註。史記。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

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斗粟謠。見本卷上留田註。方寸。心也。列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

之地。虛矣。方輿勝覽。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籊籊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梓林峯。說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淚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

知也。吾嘗與鮑子貢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雉朝飛

一本作雉朝飛絃。○古今註：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犢牧子，齊處士。潘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

蕭本翼何離襪，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

勇氣滿，爭雄鬪死繡頸斷。雉子斑，奏急管絃。心傾美酒

蕭本作傾，盡玉碗。枯楊枯楊爾生稊，作莢我獨七

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王僧達詩：麥隴多秀色。爾雅釋：雉有十四種。白雉其一種也。名

羣之雉，擅場挾兩。徐爰註：逸羣，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吳均雉朝飛曲：何辭碎錦衣。射雉賦：驚綺翼而頰搯。木華海賦：鳥離離。李善註：離，羽毛始生貌。碑雅：雉死，耿介如壁，護疆善鬪。雖飛不

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射雉賦：灼燭頭而衰背。徐爰註：頸毛如繡。宋書：漢鼓吹鏡歌十八曲，有雉子斑曲。梁元帝詩：金卮玉椀共君傾。周易：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王弼

註：稊者，之秀也。虞翻註：稊，穉也。楊葉未舒稱稊。○稊音斯，犢音讀，稊音題。

上雲樂

原註：老胡文康辭，或云范雲及周捨所作。今擬之。○胡震亨曰：梁武帝製上雲樂，設四方

周捨為之詞。太白擬作。現捨本詞，加肆而龍飛，成陽散語，似又謂此胡遊肅宗朝者。亦各從其時

備一代俳樂。爾琦按：隋書樂志：梁三朝樂第四十四，設寺子導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

雲樂歌舞伎。知上雲樂者，乃舞之名色。令樂人扮作老胡之狀，率珍禽奇獸而為胡舞。以說天子

萬壽。其時所歌之辭，捨所作之辭也。捨本辭曰：四方老胡，厥名文長，遨遊六合，傲誕三皇。觀濛汜東，戲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無通之鄉。昔與若士為友，共弄彭祖扶牀。往年暫到崑崙，復值瑤池舉觴。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贈以玉漿。故乃壽如南山，老若金剛。青眼督督，白髮長長。蛾眉臨髡，高鼻垂日。非直能俳，又善飲酒。簫歌從前門，徒從後濟濟。翼翼各有分部，鳳凰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撥亂反正，再朗三光。澤輿雨施，化與風翔。規雲候呂，來遊大梁。重駟修路。

如屆帝鄉伏拜金闕瞻仰玉堂者小子羅列成行悉知廉節皆識義方歌管悱情鏗鼓鏘鏘
震鈞天聲若鶴凰前却中規矩進退得宮商舉伎無不佳胡舞最所長老胡寄篋中復有奇樂章
齋持數萬里願以奉聖皇乃欲次第說老聃多所忘但願明陛下壽千萬歲歡
樂未渠央太白此篇擬之而作辭義多相出入故全錄之以見其所自焉耳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隴巖容儀戍削風骨碧玉晃晃一作皎皎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一作

髮紅華蓋垂下睫嵩岳臨上唇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張衡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嬉

窟月窟謂近西月沒之處蓋指西域極遠之地而言上林賦眇聞易以戍削徐廣註戍削言如刻畫作之

碧玉晃晃言其眼色碧而有光黃金拳拳言其髮色黃而稍卷華蓋垂下睫言其眉長而下覆於目嵩岳

臨上唇言其鼻巨而上壓於唇青庭內景經眉號華蓋覆明珠又云外應中岳鼻齊位梁邱子

註中岳鼻也王褒洞簫賦驚合選以詭譎李善註詭譎猶奇怪也○戍音恤晃音憬睫音接大道是文

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

谷顧兔半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

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道德指歸論道德為父神明為母孫楚石人銘大象無形

之祖也路史渾敦氏即代所謂盤古氏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木華海賦狀如天

輪膠戾而激轉李善註呂氏春秋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淮南子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

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初學記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陽烏日中烏也詳明堂賦註顧免

月中免也楚辭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免在腹太平御覽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

而下。屈通三泉。中國有七聖。半路頹鴻。瀟本作洪。荒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叱咤

四海動。洪濤為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則武后也。考先天二年。睿宗誥有運光五聖。業盛百難之

辭。貞元二十一年。順宗誥有九聖。儲祥萬邦。成休之語。皆數武后在內。知當時稱謂如此也。半路頹鴻。荒

喻。祿山倡亂。兩京覆沒。有似鴻荒之世也。陛下應運起。謂肅宗即位於靈武。龍飛入咸陽。謂西京尅復。大

駕還都也。赤眉立盆子。謂祿山既死。羣賊又立安慶緒為主也。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揚。喻天下震動。寰

宇洗清也。舉足蹋紫微。喻踐天子之位也。天關自開張。喻四遠關塞悉開。通出入不事閉守也。魯靈光殿

賦。鴻荒樸略。張載註。鴻大也。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薛綜註。龍飛鳳翔。以

喻聖人之興。後漢書。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

由。初不恤錄。宋書。光武起於春陵。之白水。鄉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東。老胡感至

南宅旁。二里有白水焉。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太平御覽。天官星占曰。紫微者。天帝之座也。老胡感至

德。東來進仙侶。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

膝。並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索手拜龍顏。獻聖壽。北斗辰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一作

年。一作。杯。西京賦。總會仙倡。薛綜註。仙倡。偽作假形。謂如神也。束皙發蒙記。獅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噬

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誦伸。五曰彩光色。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傳毅

舞賦。颯沓合并。張銑註。颯沓。盤旋貌。春秋元命苞。黃帝龍顏。得天庭。陽文王龍顏。柔肩望羊。宋玉大言賦。北

九斗辰。今太山夷。說文。辰。曲也。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詩集古今樂約曰。鞞。鐸巾拂。四舞梁並夷。則格鐘磬鳩拂和。故白擬之。為

鑿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

一作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一作之繆本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

無司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鷗鵙鷓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楚辭鏗鐘搖寶王逸註鏗

鼓勿考毛傳考擊也何承天歌朗鼓節鳴筋鳩類甚多毛色各異白者不常有有則以為異故瑞應圖曰

白鳩成湯時至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詩國風鳩在桑其子七分陸璣疏鳩鳩有均一

之德飼其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爾雅翼鳩鳩一名鴝鵒又名布穀以此鳥鳴時布種其

穀似鷓長尾牡飛鳴翼相摩拂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按鳴鳩拂羽乃三月中候也張華禽經註鳴

鳩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釋名人以六

十曰耆耆指也從力役指事使人也陸璣詩疏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汶陽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

鉏遯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鷓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

寸餘絨然與衆毛異甚好欲取魚時則耳之韓詩外傳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父也足搏距者武

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襄陽記雞主司晨犬主吠盜毛黃

詩傳葭蘆也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蜀都賦鮮以紫鱗鷹古者謂之鷓鳩一歲色黃曰葭二歲色變次赤

曰鳩鷺又曰鷓鷺三歲以後色變蒼白曰蒼鷺隋魏彥深鷹賦所謂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

爲黃二周作鷓三歲成蒼是也世俗謂之鷓鷺與鷹極類惟尾長翅短爲異猛悍多力鷓尤勇過善搏乃鷓鳥中之好乘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一作其行終人

日出入行胡震亨曰漢郊祀歌日出入言日出入無窮人命獨短願乘六龍仙而升天

之鷓鷺惟產邊境世人不辯或多混稱故詳釋之○哺音步葭音嘉鷓音才鷓音譯

中之鷓鷺者形狀亦相似曲喙金睛翎翻利爪盤旋空中俟物而擊之鷓形最小所搏者惟鷓雀小鳥之類

之大者又名鷓鷺蓋言其似鷓而大也或以鷓鷺混爲一物或以鷓鷺爲王雉魚鷹之異名皆非也四鳥皆禽

特者故鄒陽書曰鷓鳥累百不如一鷓禽經曰鷓鳥之善搏者曰鷓孟康漢書註鷓大離也詩經正義鷓

爲黃二周作鷓三歲成蒼是也世俗謂之鷓鷺與鷹極類惟尾長翅短爲異猛悍多力鷓尤勇過善搏乃鷓鳥中之好乘

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襄陽記雞主司晨犬主吠盜毛黃

詩傳葭蘆也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蜀都賦鮮以紫鱗鷹古者謂之鷓鳩一歲色黃曰葭二歲色變次赤

曰鳩鷺又曰鷓鷺三歲以後色變蒼白曰蒼鷺隋魏彥深鷹賦所謂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

爲黃二周作鷓三歲成蒼是也世俗謂之鷓鷺與鷹極類惟尾長翅短爲異猛悍多力鷓尤勇過善搏乃鷓鳥中之好乘

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襄陽記雞主司晨犬主吠盜毛黃

詩傳葭蘆也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蜀都賦鮮以紫鱗鷹古者謂之鷓鳩一歲色黃曰葭二歲色變次赤

曰鳩鷺又曰鷓鷺三歲以後色變蒼白曰蒼鷺隋魏彥深鷹賦所謂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

非兀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與歇皆自然羲和
 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
(莊子)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論衡)水曲隩也六龍見蜀道難註(莊子)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陸德明註
 崔云終古久也(鄭玄)註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法苑珠林)元氣者依河圖曰元氣無形句句蒙蒙僣者為
 地伏者為天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三五曆紀)曰未有
 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滓鴻濛滋分歲起攝提元氣啓肇(郭象)莊子註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
 不謝溟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太白謝榮怨落二語本此(殷仲文詩)四運雖麟次呂向註四運
 四時也(廣雅)曰御謂之羲和(淮南子)百姓曼衍於荒淫之波而失其大宗之本(劉勰)新論(曼衍)於荒淫之
 波留連於是非之境(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郭璞詩)塊無魯陽德
 回日向三舍(書)仲虺之誥矯誣上天(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淮南子)天塊載我以形高誘註大塊天
 地之間也(莊子)大同於溟溟司馬彪曰溟溟自然元氣也(張衡靈憲)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
 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為斯謂溟溟蓋乃道之根也(葛洪)枕中書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
 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隈音近威汨音骨溟音茗溟音悻

胡無人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 瑟調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一一作霍嫺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
 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一作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
 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冬風曰嚴風周禮凡
 會驪馬壯貌(漢書)武帝元光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眾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漢書)霍去病
 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
 虜過當服虔註票姚音驅搖顏師古曰票音類姚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荷悅漢紀作票鷄字
 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驅搖則不當其義也按唐人詩中用標姚字者多從服

音不從顏說即杜工部亦然不獨太白是詩矣上林賦鸞繁弱滿白羽文頴註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揚雄長楊賦天兵四臨李善註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史記正義括地志曰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八十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史記正統志玉門關在陝西故瓜州西北八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史記正統志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縣東二十里一關即此雲龍風虎皆陣名李衛公問對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說八名於八陣本一也舊註引周易雲從龍風從虎之文恐於詩義未當後漢書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晉書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戮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六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俱未嘗為摧敵之兆太史斯語其別有所據歟漢書昴曰旄頭胡星也淮南子白刃合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流矢接涉血履腸與死扶傷古今註藥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漢高祖歌詩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蘇子由譏此詩末三句為不達理蕭士贊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誚矣東坡云今太白集有悲來乎笑已乎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之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己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今遂刪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後人錄此詩者悉刪去後三句蓋多從蕭本也○琦按酉陽雜俎云祿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蕭氏註從之謂此詩必作於上元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今考唐書天文志初未嘗有太白入月之事而蕭妄引上元元年三年月掩昴之文以當之誤矣玩天兵照雪下玉關之句當是開元天寶之間為征討四夷而作庶幾近是

北風行鮑照有北風行傷北風雨雪行人不歸太白擬之而作

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日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一作日月之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

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

去遺此虎文金鞞鞍中有一蕭本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

之已成一作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一作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註龍啣燭以照太

陰蓋長千里。視爲晝。冥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又淮南子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註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太平寰宇記燕山在薊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一統志燕山在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五里。自西山

一帶迤邐東來。延袤數百里。抵海崖。然詩家用燕山字。槃舉燕地之山。猶秦山楚山之類。不專指一山也。直隸名勝志。軒轅臺在保安州西南界之喬山上。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故也。唐之幽州。又謂之范陽郡。屬河北道。韓馥當作羈馥。馥爲是。韻會。羈馥。盛箭室。子虛賦。作步又。北史突厥

傳。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後漢書朱浮傳。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釋音丙。羈音步。馥音差。

俠客行

趙客綬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上。一作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

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蕭本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

蕭本閣。下白首太玄經。莊子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司馬彪曰。曼

談。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辛延年詩。銀鞍何煜燐。杜篤論都賦。軍如流星。莊子。臣之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司馬彪曰。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置於行也。韻會。將奉也。賚也。持

也。邱遲詩。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張華輕薄篇。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張華壯士篇。慷慨成素霓。嘯

叱起清風。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

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至家。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復謝。魏安釐王二

十年。秦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告魏王曰。吾攻趙。且

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留軍壁鄆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爲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鄆軍北救趙而西却秦
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鄆軍北救趙而西却秦
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鄆兵符與公子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鄆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鄆聽大善
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
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至鄆矯魏王令代晉鄆晉鄆合符疑之欲無
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錘殺晉鄆公子遂將晉鄆軍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鄆存趙韻會垣赫明
照貌又云烜光明也詩赫兮烜兮註宣著貌一曰有威儀貌通作嘔禮記引詩赫兮嘔兮又作嘔琦按後
漢書張讓傳有或形誼赫之語誼赫烜赫皆倒用赫嘔字以成文耳字雖異而義則一也張華遊俠曲生
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李密詩寄言世上英虛生良可愧揚雄草太玄經及校書天祿閣詳見二卷註○
縵音縵
那音寒

卷四

樂府三十七首

關山月樂府古題要解關山月傷離別也蕭士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戍客望邊色一作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一作還○漢書貳師將軍與右賢王戰於天山

里顏師古註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今鮮卑語尙然輿地廣記伊州伊吾縣有天山胡人呼爲折漫羅山每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北邊備對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

虜語謂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於庭州相去三千五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月出於東。而天山在西。今日明月出天山。蓋自征夫而言已。過天山之西。而迴首東望。則儼然見明月出於天山之外也。陸機詩長風萬里舉。玉門關詳見前卷註。漢書匈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置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顏師古註。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輿地廣記。雲州雲中縣有白登山。匈奴圍漢高祖於此。周書吐谷渾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圍千餘里。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去。處其餘衆而還。二統志。西海在陝西。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海方數百里。一名畢禾羌海。俗呼青海。潛確居類書。洮州衛有青海。在洮水之西。周圍千里。中有小山。隋將段文振西征。逐處於青海。即此。琦按。青海。隋時屬吐蕃。高宗時為吐蕃所據。儀鳳中。李敬元開元中。王君奭張景順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與吐蕃攻戰。皆近其地。相去不遠。儀

獨漉篇 蕭士翼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命意造辭。亦模倣擬。但古詞為父報仇。太白言為國雪恥耳。古詞曰。獨祿獨祿。水深泥濁。泥濁

尚可。水深殺我。嗚嗚。雙雁遊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翻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井。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殺人。不避豪賢。琦按。樂府諸書。亦有引古詞作。獨漉者。亦有作獨漉者。是錄鹿瀟古者通用。非始於太白也。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向可水深行人沒 右為一解。劉履曰。獨漉。疑地名。琦按。上谷郡涿州有地名獨漉。一名濁鹿。者是也。又小網名望。屬荀子作。獨鹿成相。辭曰。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楊倅註。國語。越鳥從南來。胡雁蕭本亦北。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望屬。賈云。望屬小習也。或謂此未可知。越鳥從南來。胡雁蕭本亦北。

度 蕭本。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右為二解。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右為三解。羅帷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右為四解。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蕭本澁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

右為五解。梁簡文帝七勵。試龍泉之雄劍。瑩魏國之寶刀。拾遺記。帝顯。項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尅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曹植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陸斷犀象未足稱偶李周翰註言劍之利也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爲君一擊鵬搏膠本作九天右爲六解犀象之獸其皮堅晉書國恥未雪夙夜憂憤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爲獵於雲夢之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瞻雲際俄有一物鮮白不辨其鷹竦翻而升竊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良久有大鳥墜地其兩翅廣十餘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出幽明錄蕭士贊曰此比與之意謂上之用世當爲國雪恥立大功以成名如神鷹之不願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琦按此詩依約古辭當分六解解各一意峯斷雲連似離似合其體固如是也若強作一意釋去更無是處

登高邱而望遠海

此題舊無傳聞郭茂倩樂府詩集編是詩於相和曲中魏文帝登山而遠望一篇之後疑太白擬此也然文意却不類

登高邱望遠海六籠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精衛費木石鼉鼉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贖

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

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鼉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鼉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江淹別賦日下璧而沉彩張衡思玄賦聘王母於銀臺註云銀臺王母所居史記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今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居久之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精衛鳥常啣西山木石以湮東海詳見大鵬賦註竹書紀年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龍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精衛二句蓋言海之深廣非木石可填而鼉鼉爲梁之說亦虛而無所憑據以明三山之必不可到也漢書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

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禱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理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樵漢武外傳。元狩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葬茂陵。北齊書。終自灰滅。晉書。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供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三國志。陸抗傳。窮兵贖武。動費萬計。抱朴子。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中。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

陽春歌

宋吳邁遠作陽春歌。梁沈約作陽春曲。此詩似擬之而作。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柔。一作鼻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

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披香殿。雍錄。慶善宮

外傳。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自此特幸。號趙皇后。獨異志。趙飛燕身輕。能為掌上舞。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薛綜註。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李善註。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總稱。紫宮其中別名。漢書。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楊叛兒

通典。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少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而歌語訛。遂成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

氣凌紫霞。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宋書。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胡三省通鑑註。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為稱。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呂

大臨考古圖。按漢朝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海中博山下。有盤野湯。使潤氣。燕香以象海之同環。此器世多有之。形製大小不一。南方草木狀。交趾有

蜜香樹幹似柵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法苑珠林南州異物志曰沉水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斫壞樹著地積久外自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曰沉香揚升菴曰古楊叛曲僅二十字太白衍之爲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光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爲何語沈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

雙燕離初學記琴歷曰琴曲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窻繡戶長相見柏梁失火去因入吳宮吳宮又焚蕩縱

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金窻鬱律玉壁內

燒柏梁臺三輔黃圖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梁也太初中臺災太平御覽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官加巧飾春申君死吏照燕窟失火遂焚沈約詩可憐桂

樹枝單雄憶故雌列女傳夜半悲鳴想其故雄

山人勸酒

此題未詳所始而樂府詩集編太白是作入琴曲歌辭中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爲阿誰胡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繆本作骨青髓綠繆本作青

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一作鹿志恥隨龍虎爭欵起一作太子漢皇乃復

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酌巢由洗耳何獨太一作清浩歌望嵩岳意氣

遺一作相傾史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爲畫計曰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十二年上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

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路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謂四皓者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善慢士不至迨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去勿復見後俱葬於安陵三國志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失古詩不知貽阿誰後漢書鄭玄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神仙傳魯女生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黃庭內景經骨青筋赤髓如霜阮籍詩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張華詩龍虎方交爭七風並抗衡北史陸下不以劉裕欵起納其貢使韻會效暴起也通典商州上洛縣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通釋商山在商州商洛縣南一里廣韻酌以酒沃地也李善文選註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季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

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擊其膺而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云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各有志何至相迫乎書傳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乎書傳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楚詞臨風悅兮浩歌劉良註浩大也初學記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穎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壇墀鮑照詩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蕭七賢曰太白蓋為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感而作是詩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下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談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岳意氣還相傾深不滿於當時嵩岳之隱者歟琦按此詩大意美四皓當者秦之際能避世隱居及漢有天下雖一出而輔佐太子乃功成身退曾不繫情爵位真可以相傾此正尚

友古人之意初無譏評獨清之說明皇一讚其見左矣○效許勿切音近旭或音忽醉音類

于闐採花

胡震亨曰于闐採花陳隋時曲名本辭云山川雖異所草木尚同春亦如溱洧地自有採花人太白則借明妃陷虜傷君子不逢明時為讒妒所蔽賢不肯易置無可辨蓋亦

以自寓意焉漢書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周書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闐音田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明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

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畏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齒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

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昭君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

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

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野客叢書晉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妃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

其為人也曰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街嫁不售

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帚頓

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召而見之無鹽女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

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逢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

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環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詔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

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灑以夜續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乘國家之治

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

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

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呂覽靡曼皓齒高誘註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琦按昭君事

本是畫工醜圖其形以致不得召見太白則謂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熱事化新精采一變

真所謂聖於詩

者也○姝音樞

鞠歌行

陸機鞠歌行序按漢宮闈有含章鞠室覆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

鞠歌行瀾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蹙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

李太白文集 二 樂府三十七首 三十七

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按樂府詩集王僧虔伎錄平調有七曲其七曰鞠歌行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別

足鬼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

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邱東平生渭水曲誰識一作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張協

詩魚目笑明月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

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

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之刑者衆矣子刑

何哭之怨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故名之曰和氏之璧詩小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鄭箋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

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後人

所謂連城之價正指此事列女傳寧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寧戚

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寧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

其妾倩進曰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昔日公使我迎寧戚寧戚曰浩浩

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
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寧子因以為相齊國以治呂氏春秋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隗而虜虞飯牛
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虜事焉無
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任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
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史記范雎傳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
上楚詞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
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星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宋書
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嚳為禹卜畋得舉陶其兆如此王
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
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維鈐報在齊詩魯頌在荒大東毛萇傳荒有也史記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

尚父於齊營邱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史記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雙目送飛鴻正用其事以喻不好賢之意蕭士贇曰太白此詞始傷士之遭讒廢棄中羨昔賢之遇合有時未則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亦聊以自況云爾

幽澗泉

樂府詩集以此首入琴曲歌辭中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颺颺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一作志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

發情

繆本作憤

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韻會琴節曰徽樂書作暉云琴之為樂絃合聲以作主徽分律以配臣古徽十有三象十二月其一

象閨用螺蚌為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以示明瑩須延年詩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李善註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江淹詩寂歷百草晦李善註寂歷凋疎貌颺颺風聲也江淹山中楚辭風颺颺兮木道寒嵇康琴賦紛淋浪以流離東方朔七諫泣歎歎而霑襟說文潺湲水聲張衡歸田賦彈五絃之妙指○聽音搜而

王昭君

一作怨君二首樂府古題要解王昭君舊史王嬙字昭君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王嬙配

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棟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窮究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陽望樊書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漢人憐昭君遠嫁為作歌詩晉文王諱昭故晉人改為明君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接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

一作送

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方

一作方

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

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杆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元和郡縣志燕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南五十里東西百餘里

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與祁連同楊炎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漢武
 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間連峯委會蔚蕭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太平寰宇記青塚
 在振武軍金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於此其草色常青故曰青塚二統志王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
 里地多白草此塚獨青故名青塚○顧寧人曰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
 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
 鹿塞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
 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上嫁烏孫所經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
 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
 日逐康居大宛月支蕭子暉龍頰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
 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中山孺子妾歌

樂府詩集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孺子妾宮人也顏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才人天子內官按此謂以歌詩賜中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耳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太白是題蓋仍陸氏之誤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一本下多

然字

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出深井花艷驚上春一貴復

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髮髮

本

入春市萬古共悲辛李延年妹事已見本卷陽春歌深井即今庭

中天井是周禮太府職云上春豐寶鎮及寶器鄭玄計上春孟春也漢書一貴一賤北史事乃關天漢書高祖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髮鉗衣赭衣令春感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荊州歌

唐詩荊州隸山南東道鎮江陵枝江當陽長林石首松滋公安荊門八縣天寶元年改為江陵郡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線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通典夔州奉

城按唐之奉節縣即漢之魚腹縣也王莽時公孫述據蜀有白龍出殿前井中述以爲瑞自稱白帝更號

魚復曰白帝城劉先主改曰永安宮即其地在夔州府城東山上初學記荊州圖記曰白帝城西臨大江

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水經注廣溪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洄復沔所忌太平寰宇記瞿

塘峽在夔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奔流電激舟人爲之恐懼本草陳藏器曰布穀鳴鳩也江東

呼爲獲穀亦曰郭公北人名撥穀似鷓長尾牡牝飛鳴以翼相摩擊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雉子班樂府解題曰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鸝飛之以千里雉來飛

厥維矣宋何承天有雉子遊原澤篇則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視卿相功名猶冰炭之不相入太

白此詩蓋擬何氏而作又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四十一設辟邪伎鼓吹作雉子班

曲引去來辟邪獸名孟康漢書註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

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辟邪伎者蓋假爲辟邪獸之形而舞者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趨悍誰能爭乍向草

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

清韓詩外傳謂翻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鮑照舞鶴賦振迅騰擢西京賦趨悍賊辭李善文選註薛君韓

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禮記正義或謂雉鳥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莊子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湯伐桀之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途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

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賤無道之世不踐

其土况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沉於廬水鮑照詩安知曠士懷趨音曉

相逢行樂府詩集相逢行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西都賦)紅塵四合。烟雲相連。(傳緯詩)本珍白玉鏡。因

阿那柔
顧貌。

古有所思 蕭本作古有所思行。○(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有所思曲。(樂府古題要解)有所思。其詞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遣君。雙珠蟻蛸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

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

我思仙 一作佳 人乃在碧 許作北 海之東隅。海塞多天風。白波連山 一作天。倒蓬壺。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

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十洲記)東海之東。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

(拾遺記)蓬壺蓬萊也。(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

夾侍王母旁。(神仙傳)王遠遣人召麻姑。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

久別離 胡震亨曰。江淹擬古。始有古別離。後乃有長別離。生別離等。名此久別離。及遠別離。皆自為之名。其源則出於古別離也。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窓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 一作命 人嗟。至 繆本無至字 此腸斷彼心絕。雲鬢綠鬢

罷梳 繆本作攬 結。愁如回颺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摧。東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

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本草)櫻桃樹不甚高。春初開白花。繁英如雪。(說文)鬢。總髮也。亦謂之髻。(謝靈運詩)同颺流輕雪。同颺。同旋之風也。陽臺。行雲。俱見二

卷註 ○ 緘音 兼 鷗音 標

白頭吟 (四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詞曰。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

水東西流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

鮮明濯他江則不好統志二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成都府城南七里蜀守李冰既鑿離堆又開二渠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

又名錦江古今註鴛鴦水鳥免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死故曰匹鳥魏書彭城王傳在南百口生死分張分張猶分離也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

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

一作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阿嬌漢武帝陳皇后之小字見本卷後註司馬相如長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

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詞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親幸傳玄苦相篇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奸新字夜歌不見東流水何時復歸西

兔絲故蕭本作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繁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虬從他生

網絲且畱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

陵臺爾雅翼女蘿兔絲其實二物也然皆附木上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曰別四名則是謂一物矣廣雅云女蘿松蘿也兔邱兔絲也則是兩物陸璣亦云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藥中兔絲

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以予考之誠然今女蘿正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何與兔絲事然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古樂府云南山

羅羅兔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亦云兔絲故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繁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則古今多疑其為二物者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

物印似亂者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兔絲上者釋草女蘿兔絲或亦此義耳長樂佳古辭玉枕龍鬚席耶眠何處牀胡三省通鑑註龍鬚席以龍鬚草織成今淮上安慶府居

人多能織龍鬚席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飛燕琥珀枕太平御覽廣雅曰琥珀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四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博南

縣後漢書覆水不收宜深思之獨異志搜神記曰宋康王以律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陵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命分埋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太平寰宇記河南道濟州郾城縣有青陵臺郡國志云宋王納韓憑之妻使憑運土築青陵臺至今臺跡依約二統志青陵臺在開封府封邱縣界宋康王欲奪其舍人韓憑之妻乃築臺望之憑妻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

其二 蕭士贊曰按此篇出入前篇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

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華陽國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

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

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途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釋本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妹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

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士無心東流不

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史記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太平御

席之意舊註解作五更而起者恐非是古今註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

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姐之貞操

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論衡傳書言杞梁之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

痛之向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城土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動而崩太白無心句似借其言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而反之用古若此左右逢源非聖於詩者不能○姝音樞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鸛鷓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挂無由人披妾

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述異記漢武帝元鼎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置一玉釵與帝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西京雜記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湯儻濟詩昔日媚家女插花露井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西京雜記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湯儻濟詩昔日媚家女插花露井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鸛鷓裘就市人楊昌贛酒與文君為歡西京雜記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湯儻濟詩昔日媚家女插花露井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採蓮曲採蓮曲起梁武帝父子後人多擬之

若耶溪旁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袂繆本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

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西施採蓮於此古孟志若耶溪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西施採蓮於此古孟

珠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鄭玄毛詩箋赤身黑鬣曰騮南史帝賜羊侃河南國紫騮嘶音西

臨江王節士歌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宋陸厥作臨江王節士歌蓋誤合而為一也太白此題殆仍其失者歟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繆本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繆本苦風號沙宿瀟湘浦節士悲繆本秋淚如雨

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一作憤雄一作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宋玉大言賦長劍

耿耿倚天外梁元帝玄覽賦澗天之封豕斬橫海之長鯨

司馬將軍歌原註代隴上健兒陳安○十六國春秋陳安善於撫綏吉凶夷險與衆共之及其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曰隴上健士有陳安驅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

肝膽馳駿馬鐵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絀矛十騎俱盪九騎雷棄我隊馳窺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為我外

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河流阿阿嗚呼奈子何
阿阿嗚呼奈子何劉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一作南方有手中電曳一作曳電蕭倚天

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

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為嬰孩羌笛橫吹阿鞞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

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十六國春秋新平王彫為太史令言

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九域志江陵府有章華臺圖經云楚靈王與伍舉登章華之臺是

也夢溪筆談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縣長林縣復州監利縣皆有之據左傳楚靈

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註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

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基臺下往往得人

骨云楚靈王戰死於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註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

臺於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甘氏星經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四星主候兵星明大而角軍兵安

小暗天下兵晉書天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

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師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處入塞中兵起李陵報蘇武書猛將

如雲倚天劍斬長鯨俱見前首註通典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旛幟開督窺矛穴置拋車壘

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晉書王濬為益

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

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諭言拜濬為龍驤將

軍監益梁諸軍事太康元年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

山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劉遠註三蜀蜀郡廣漢犍為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為

周禮熊虎為旗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雲谷雜記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乃兵家壓勝之

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

寅則巳為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戎為河魁謂主將之帳宜在戌也非

深識其法者不能為此語三國志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

誰降人曰是孫會稽(南史)褚彥同傳君鬚如戟楚辭冠切雲之崔嵬王逸註崔嵬高貌(史記)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勳為將軍軍棘門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灃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吏士被甲銳兵刃毅弓矢持滿天子先驅入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乃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灃上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翼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文獻通考)羌笛五孔(陳氏樂書)曰馬融賦笛以為出於羌中舊制四孔而已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邱仲作尺四寸笛後更名羌笛焉(楊升菴外集)阿鞞迴番曲名即阿濫堆也番曲本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難以意求琦按唐詩紀事驪宮小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且名焉遠近以笛爭効之(張祐華清宮詩)紅樹蕭蕭關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據此則阿濫堆非番曲也又彈字丁可切讀作多上一聲據揚說當作且聲讀字書皆無之俱未詳是否(樂府雜錄)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漢書)楚戰士無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封禪書)上暢九垓服虔註垓重也天有九重(舊唐書)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獻於社註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張晏註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故以為名琦按通鑑乾元二年九月襄州亂將張延嘉鬪破荊州據之此詩當是時所作故有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之句延嘉疑亦蕃將否則故安史部下之降兵也其時鄰郡多發兵為備故太白又有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歟(堦音該)詩所謂江中樓船其即洞庭之水軍歟

君道曲 太白自註梁之雅歌有五章今作一章○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梁有雅歌五曲一曰君道曲應王受圖曲二曰臣道曲三曰積惡篇四曰積善篇五曰宴酒篇無君道曲疑太白擬作

者即應王受圖曲琦謂非也蓋後人訛臣字為君字耳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扶

蕭本作校可成牆。積德為厚地。漢書陸下聖德天子愛海內國語廣運百里章昭註東西為廣南北為運後

曰新父子王之爪牙也。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淮南子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

之高誘註力牧太山稽黃帝師。漢書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管子桓公在位管仲隰見立有

至而有二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口

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仲父不

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華陽國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安日密自以為猶魚得水也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史記秦滅燕太子丹荆軻之客

匿作於宋子。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

帝惜其善擊筑。重敕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

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又史記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伏甲

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陸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

長鉞。酒既酣。公子光伴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

七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燕丹子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

耳。○筑音竹。

結客少年塲行。樂府古題要解結客少年塲行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蕭士贇曰結客少年塲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塲報怨洛北邙為題始自鮑照

紫燕黃金瞳。啾啾一作搖綠鬢。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

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本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

徒一作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武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劉劭趙郡賦其良馬則飛兔奚斯常

金蘭筋參精山海經有文馬縞身朱鬣目皆黃金楚辭鳴玉鸞之嗽嗽王逸註嗽嗽鳴聲漢書先平明鮑照詩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漢書權夫傳鞍轡宗室侵犯骨肉顏師古註鞍轡謂蹈踐之也後漢書帝

以朱浮陵轢同列章懷太子註陵轢猶欺蔑也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使使聘之問以詔載之術處女北行見於王道達一翁自稱曰袁公問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

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篠簳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接杖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搜神記以一珠袍與之藝文類聚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七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令

曰能善為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

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視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厲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

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史記劉孟以任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年少之戲季善文選註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左延年詩殺人都市中邀我

如死灰色餘詳擬恨賦註○噉即油切酒平聲鬻音宗轢音歷七音彼劇音極

長干行二首劉逵吳都賦註建鄴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號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

榮在干地下而廣曰干方輿勝覽建康府有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李白長干行所謂

同居長干里乃秣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景定建康志長干里在秦淮南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一作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灘

瀕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一作行跡一一生綠一作蒼蒼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

德六年更名岳州屬江南西道（圖經）揚子江在真州揚子縣左與鎮江分界（江南志）揚子江發源岷山合
湘漢豫章諸水繞江寧府城之西南經西北至鎮江始名為揚子江東流入海（元和郡縣志）潭州有湘潭
縣東北至州一百四里（西京雜記）文帝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庾抱詩）檣上浮雲驄本
出吳門中楚辭與佳期兮夕張（曹植詩）朝發騫臺夕宿蘭渚（說文）翽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林（禽經
註）翽翠狀如鷓鴣而色正碧鮮縹可愛飲啄於澄瀾迴淵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異物志）翠鳥形如
燕赤而雄曰翽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帷帳此篇唐詩紀事以為張朝作而自昨夜狂風度以下斷為
二首黃山谷則以為李益作未知孰是山谷之言曰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懽
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所謂窈窕尚書李十郎者也辭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
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飽瞑暗曉曉中作無衰語終不作
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以吾言考之○淼音藐清音主驕音

古朗月行鮑照有朗月行疑始於照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一一作青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何一作團團團團本作白

兔擣藥成問言與誰蕭本作誰與餐蟾蜍蝕圓影大一作天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陰精此淪惑去

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作悽悽悽摧心肝（應劭漢官儀）封禪壇有白玉盤（初學記）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

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蟾蜍蝕月（詳見二卷）註曹植詩圓影光未滿木華海賦大明攝鬱於金樞
之穴李善註大明月也楚辭章句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

鳥皆死墮其羽翼（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春
秋元命苞陰精為月（歐陽建詩）痛醜摧心肝

上之回按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中有上之回（樂府古題要解）上之回漢武帝元封初因至
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游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恩疎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

萬乘出黃道千騎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一作秋暮瑤池宴歸來樂

未窮西都賦辭官別館三十六所與天通極言其高與天相近也西京賦開道尊隆呂向註開道飛陛也沈約

詩騰蓋隱奔星低鑾避行月史記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漢書元封四年十月行幸雍

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同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

州雍縣西四十里太平寰宇記同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宋之間詩鶯聲引颺聞黃道王氣周回入紫

震蕭士贊曰前漢天文志曰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日有象故天子所行之道亦曰黃道魏文帝詩丹霞

蔽日彩虹垂天漢書註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揖曰在昆明

池南今有柳市是也三輔黃圖關輔記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為

名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圖邱祭天處

遷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梁簡文帝上之同云前旆拂回中後車隔桂宮太白蓋用其句法史記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好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罴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

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

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予少而自游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

而有長者教予曰若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

而已矣又奚事哉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梁簡文帝詩聊驅式道候無勞囊野童列子周穆王升崑

崑之邱遂賓於西王母鶴於瑤池之上蕭士贊曰詩言漢武巡幸回中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豈為求賢

哉明皇亦好神仙此其諷諫之作與

獨不見樂府古題要解獨不見言思而不得見也胡震亨曰梁柳惲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莎雞鳴曲蕭本池風催寒梭一作

響月入霜閨悲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曹植

馬飾金羈連翻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水經註）白狼水又北徑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京北下即是也（新唐書）北狄列傳契丹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又云室韋契丹別種地據黃龍北傍倭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太平寰宇記）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北一百二十里西河舊事云天山最高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甸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雷頰每東百里即漢貳師擊右賢王處（爾雅）蕙大抵似蘭花亦春開關先而蕙繼之皆柔夷其端作花關一蕙一花蕙一蕙五六花香次於蘭（陸璣）草木疏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爾雅）莎雞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俗謂之絡絲娘（古今註）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緯也又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如急織絡緯如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耳○塞音賽莎音梭

白紵辭二首

樂府古題要解白紵歌古辭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行樂其響白紵曰質妙輕雲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揚清歌一作音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夜捲繆本霜海空胡風

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晉）康詩徵歌發皓齒（李延年詩）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司馬相如）美人

而相顧欲留臣而共止（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趨高誘註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沈約）白紵辭（長袖拂面為君施）鮑照詩霜高落塞鴻（按）鮑照白紵辭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太白）此篇句法蓋全擬之蕭本以館娃日落歌吹濼一句續作末句便不相類今從古本

其二

館娃日落歌吹深月寒江（胡本）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殿揚哀音鄂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

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太平寰宇記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置館娃宮劉逸註吳都賦引揚雄方言云吳

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為娃故三都賦云幸乎館娃之宮中張女樂而宴羣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崔駰七依同眸百萬一笑千金廣韻殿絹也新序客有歌於郢中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唐書子夜音哇葢音斛

其三

吳刀剪綵一作綺縫舞衣明粧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

落燭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遠鮑照詩吳刀楚製為佩褱安有狹邪曲屬眼鮮李春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上林賦鄒郢續紛激楚結風郭璞

註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顏師古註結風亦曲名也史記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司馬相如美人賦玉釵挂纓羅袖拂臣衣江總詩挂纓銀燭下莫笑玉釵長

鳴鴈行胡震亨曰鮑照本辭嘆鴈之辛苦霜雪太白更嘆其遭彈射似為己之逢難寓感觀湘吳一語可見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啣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客居烟波寄湘吳凌

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為乎淮南子北方曰委羽高誘註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謝靈運詩矰繳雲中鴈舉融自委羽淮南子夫鴈順風以愛氣力啣蘆而翔以備矰弋高誘註未秀曰蘆已

秀曰葦矰弋繳啣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繳矰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啣蘆數寸以防矰繳焉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惟

有一缺門鴈往來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鴈過鴈多捉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啣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鴈見矰懼之不敢捉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鄭玄周禮註結繳於矢謂之矰

買公彥疏繳繩也謂結繩於矢以弋射鳥獸史記集解章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西都賦矰繳相纏張

銃註續繳箭上加縷而射更爲引弓
虛發而下鷹見大獵賦註○繳音灼

姜薄命樂府古題要解姜薄命曹植日月既逝西藏蓋恨宴私之歡不
久如梁簡文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

漢帝重一作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妒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

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一作難重收君情一作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一作素秋

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左右長御百餘人
皆曰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

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立爲太子年十四即位長主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遂衰驕妒滋甚女巫楚服
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

侍御巫與后諸妖蟲呪詛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夏侯湛抵疑咳吐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裴
松之三國志註覆水不可收也鮑照詩寫水置平地各自東南西北流邵氏聞見後錄季太白詩云昔作

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註云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
芙蓉琦按此說似乎新穎而撰之取義斷腸不若斷根之當也史記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幽州胡馬客歌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有幽州馬客吟即此也胡震亨曰梁鼓角橫吹
本詞言剿兒苦貧又言男女燕游太白則依題立義敘邊塞逐處之事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雁落雲端雙雙掉鞭行游獵向樓蘭

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凶殘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

婦女馬上笑顏如頰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白刃灑赤血流沙爲

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父子得安閑爾雅翼今北方有白鷹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
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本草綱目鷹狀似

鷓有背白二色今以白而小者爲鷹大者爲鴻蒼者爲野鷓說文掉搖也漢書西域傳樓蘭王治扞尼城
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貢水儻糧迎

接漢使漢書宣帝紀匈奴虛闐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闐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請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又嚴助傳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領師古注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也北海匈奴中地名漢書蘇武傳徒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又匈奴傳單于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蓋與中國絕遠西都賦割鮮野食孔安國尚書傳鳥獸新殺曰鮮燕支山已見本卷王昭君詩下史記昂曰鬘頭胡星也正義曰昂一星為鬘頭胡星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楊齊賢曰蜂攢猶蜂之聚叢也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唐六典流沙在沙州以北連延數千里裴松之三國志註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史記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晉書狼一星在井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動不欲也

卷五

樂府四十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樂府古題要解門有車馬客行曹植等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述市朝遷謝親戚彫喪之意也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

曲中有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一作客金鞍耀朱輪一作謂從丹一作雲霧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

觴淚盈巾嘆我萬里遊飄飄蕭本作三十春空談帝繆本作王略紫綬不挂身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廓

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借問宗黨間多為泉下人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

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漢書楊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抱朴子出則朱輪耀路李善文選註東觀漢紀曰漢制公侯紫綬九卿

青綬後漢書古者君臣佩上尊卑有度上有黼黃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蘇秦夜發書陳篋數十得二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載非兵旗於是解去戰佩垂其係璫以爲章表蘇秦既發蘇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璫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勿改舊唐書二品三品紫綬三綵紫黃赤紅紫質長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戰國策蘇秦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宋九辯廓落分羈旅而無友生呂延濟註廓落空寂也唐六典註湘水出桂州湘源縣北流歷永衡潭岳四州界入洞庭陸機詩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辰賈誼賦大鈞播物如淳註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也顏師古註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史記索隱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此詩有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之句當是天寶末年兩京覆陷之後所作

君子有所思行

樂府古題要解君子有所思行陸機命駕登山鮑照四上登雀臺沈約長策終南首其旨言離室麗色不足爲久歡晏安鳩毒滿盈所宜敬忌與君子行異也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官闕羅北極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水銀河清清銀河橫天流不息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翹廐馬散連山軍容威絕域伊臯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鐘樂未休榮去

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爭西輝蕭本作何匿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太平廣

山紫閣峯去長安城七十里陝西志紫閣峯在西安府鄠縣東南三十里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杜甫詩云紫閣峯陰入漢陵卽此是也初學記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漢書云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山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福地記云其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北去長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迴數百里

名曰福地王逸九思增逝兮青冥註云青冥太清也天霓天之邊際也詳見明堂賦註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以喻天子之居而言宮闕羅列於其中也鄭玄周禮註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此借用其字

作里巷解鮑照詩九衢平若水楊炯詩官路直如絃雅錄唐都本隋都也在漢長安故城東南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灑灑西次澧水三輔黃圖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注牽牛初學記

天河亦曰銀河嵇康琴賦瑤璫翫粹李善註翫粹盛貌歷代名畫記玄宗好大馬御厰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爲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頌新唐書開元初馬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

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五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通鑑)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緡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漢書)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伊尹奉陶以喻美宰臣衛青霍去病以喻美將帥歌鐘歌時所奏之鐘見擬恨賦註圓光謂望日之月(後漢書)日者太陽之精(周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漢書)疏廣東海蘭陵人也為大傅五歲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實以共具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吳均詩)王孫猶未歸且聽西光匿齊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詳見二卷註(沈約詩)那知神傷者潺湲淚沾臆(說文)臆胸骨也○絕音釋又音赫倫音昌臆音益

東海有勇婦原註代關中有貞女○按晉書關東有賢女乃擊舞舊曲五篇之一其辭已亡關中有貞女當是關東有賢女之訛

梁山感杞妻慟作痛蕭本哭為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騰蕭本

然若流星捐驅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躡一作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

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北海李使繆本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繆本

志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繆本作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

獨揚名(列女傳)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曹植詩)乃云杞妻哭死夫梁

山為之傾與列女傳諸書所載殊異太白用梁山事蓋本之曹詩也(後漢書)精誠所加金石為開蘇子卿無報讎殺人事以此相擬殊非倫類按曹植精微篇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

是知蘇子卿乃蘇來卿之誤也越有處子出於南林善劍術詳見四卷結客少年場註史記曠目張瞻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左傳已不能庇其仇讎而亡之杜預註仇敵也儷耦也孔穎達曰仇儷者言是相敵
之匹耦李邕為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所謂北海李使君疑即其人也後漢書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滄瀟
謂東方海隅之地又滄州景城郡瀛州河間郡與青州北海郡相鄰近似謂其聲名播於旁郡也曹植詩
名在壯士籍求自試表名稱垂於竹帛呂延濟註古無紙史書皆竹帛陸機詩竹帛無所宣李周翰註
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漢書齊太倉令淳于公皆罪竹帛陸機詩竹帛無所宣李周翰註
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吏沒人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除肉刑列女傳趙津女涓
無由也妾願沒人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除肉刑列女傳趙津女涓
者趙河津吏之女也趙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涓曰妾父聞主君
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
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
之不知痛而心少一人消攘袂操楫而請中流為簡子發何激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
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消攘袂操楫而請中流為簡子發何激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
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將加兮妾心驚罰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悅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
渡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戰國策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悅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
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讐矣
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
趙襄子曰義士也辛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居頃之襄子
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讓襄子曰豫子之為智
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
名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讓拔劍三躍
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吳越春秋吳王既殺王僚又虞慶忌之在鄰國要離乃與子胥
見吳王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大王患慶忌乎臣能
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
於天下途如衛求見慶忌慶忌信其謀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
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願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

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怒然不行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貪生棄行非勇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遂投身於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掉音窈緹音題紫音榮

黃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羃青烟蔓長條綠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縫為絕國衣遠寄日南客

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葛草延蔓而生引長二三丈其葉有三尖如楓葉而長而青背淡莖亦青色取其皮漚練作絲以為絺綌

謂之黃葛者是取既成絺綌之色而名之以別於蔓草中之白葛紫葛赤葛諸名不致相混耳七八月開花成穗纍纍相承紅紫色(古前溪歌)黃葛結縈籟生在洛溪邊葛花紅紫而此云黃花恐誤綿羃密而相覆之意(小爾雅)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謝惠連詩)裁用箭中刀縫為萬里衣(漢書)及使絕國者顏師古註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漢書地理志)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

名俱屬交州顏師古註日南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舊唐書)漢武帝開百越於交趾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唐時所謂日南郡即驩州也去西京一萬二千四百餘里去東京一萬一千五百餘里

所謂蒼梧郡即梧州也去西京五千五百里去東京五千一百里俱屬嶺南道(詩國風)七月流火毛傳曰大火也鄭箋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朱傳曰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末四句

即周南葛覃服之無敢意也○籟音覓

白馬篇(樂府古題要解)白馬篇曹植白馬飾金羈鮑照白馬駢角弓沈約白馬紫金鞍皆言邊塞征戰之狀按樂府詩集白馬篇是雜曲歌之齊瑟行

龍馬花雪毛蕭本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鬪雞事萬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繆本山虎手

接太行繆本山猱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經百

戰一作萬戰場一作萬匈奴盡奔逃一作波濤歸來使酒氣未肯拜下一作蕭曹羞入原憲室荒郊蕭本作隱蓬蒿尺以上為

尺以上為

箭(梁簡文帝詩)金鞍照龍馬。羅袖拂春桑(漢書原涉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節氣者皆歸慕之顏
師古註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
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之色如秋霜(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其劍長尺
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淮南子)云寶劍之色如秋霜(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其劍長尺
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王僧孺詩)朔風吹錦帶落日映珠袍。關雉事詳見二卷註中(晉書)南
山自額猛獸爲患周處入山射殺猛獸(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
斃斷其鬮以爲枕示服猛也。冥山或作宜山所謂宜山虎也(曹植詩)仰手接飛猱李善註凡物飛迎前
射之曰接(戶子)中黃伯曰子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後漢書)殺人如刈
草然(漢書)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卿衆庶榮其名節觀而慕之(史記正
義)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
以爲名(雍錄)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靈寶縣者漢弘農縣也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
之東一里蓋漢世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以比秦舊則移東三百七十八里自此關移在新安
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廢也。又云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東三百餘
里至河南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舊唐書)臨洮軍在鄜州城內管兵萬五千人(南史)檀道濟左右腹心並
經百戰(漢書)灌夫爲人剛直使酒顏師古註使酒因酒而使氣也(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
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謝朓詩)清鑿左長薄荒徑隱蒿蓬○猱音饒劇音極洮
音桃又音叨

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始聞鍊氣滄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
欲嘆離聲發絳唇更嗟別調流纖指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
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邱斷不還(邢昺爾雅疏)崑崙山一名崑邱
邱(鮑照詩)淮南王學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神仙傳)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靈樞
金景內經)下離塵世上界玉京註云玉京無爲之天也三十二帝之都(步虛經)玉京山在無上大羅天

中玉京之上城上七寶玄臺居五億五萬五十五重天最上頂也枕中書玄都玉京七寶山周圍九萬里在大
 羅天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樹綠葉朱
 實五色芝英上有萬二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皇太元聖母所治中宮是
 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是九天真王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岳洞
 室夫以得道大聖眾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寶宮闕或在名山山岳羣真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
 言九九八十一萬終天路玉京山也王勃春思賦狂夫去無窮已賤妾春眠春未起梁簡文帝詩清謳
 出絳唇陸機詩冷冷纖指彈藝文類聚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
 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九十九日之外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元和郡縣志
 緜氏山在河南府緜氏縣東南二十九里王子晉得仙處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
 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遇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緜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琦按此詩是送一道流應詔
 入京之作所謂仙人十五愛吹笙正實指其人非泛用古事所謂朝天赴玉京者言其入京朝見非謂其
 超昇輕舉舊註以遊仙詩擬之失其
 旨矣○漁與餐同液音亦緜音鉤

怨歌行 自註長安見內人出嫁友人令予代為怨歌行○文選有班婕妤怨歌行即新
 裂齊紈素一首也李善註歌錄曰怨歌行古辭言古有此曲而班婕妤好擬之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一作如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錦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香一作風寧知趙飛

燕奪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信為空鷓鴣換美酒舞衣罷雕龍一作

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以晚顏繁欽定情篇侍寢執衣巾何遜詩掩泣閉金

屏宋玉高唐賦願薦枕席李善註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古樂府有秦王卷衣曲庾信燈

賦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漢書趙飛燕姊弟從自微賤與踰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

皆失寵稀復進見陸機詩沉憂萃我心張純註沉深也孔融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
 年矣吳均詩綠鬢愁中改司馬相如以鷓鴣裘就市人楊昌貫酒詳見四卷註蕭士贇曰雕龍謂舞衣上
 之雕畫龍文也詩國風憂心忡忡○忡音忡

塞下曲六首樂府詩集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唐人有塞上塞下曲蓋出於此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為銜恩甚握雪海上滄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

其三

駿馬似繆本風颭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

橋南渡以法牽牛者也。東渭橋在高陵縣南十里。不知始於何時。或云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者也。古來單稱渭橋者。大槩專指中渭橋也。庾信詩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薛道衡詩邊庭烽火驚。插羽夜徵兵。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詳見二卷羽檄注下。漢書胡者天之驕子也。後漢書客星芒氣白為兵。初學記星光曰芒。楊素詩兵寢星芒落。戰解月輪空。三輔黃圖麒麟閣。麟閣。麟何造。漢書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按彎弓以上三句。狀出師之景。插羽以下三句。狀戰勝之景。末言功成奏凱。圖形麟閣者。止上將一人。不能徧及血戰之士。太白用一獨字。蓋有感乎其中歟。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風也。○聽音標。

其四

白馬黃金塞。雲砂繞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窻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獨不見。淚流空自知。黃金塞邊上地名。未詳所在。鮑照詩實是愁苦節。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上林賦沙棠櫟櫛華楓枰檣張楫注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長楊賦天兵四臨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註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雷京師左以與之鮑照詩置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後漢書坦步葱雪咫尺龍沙章懷太子註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鮑照詩旌甲被胡霜明餘慶詩劍花寒不落漢書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比至郁城郁城距之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雷屯敦煌天子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行至宛城宛貴人共殺王貳師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軍還入玉門關者萬餘人。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一作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靜。

妖氛史記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李陵歌徑萬里兮度沙漠按沙漠亦作沙漠一曰大磧漢時謂之幕唐時謂之磧在古敦煌郡之外東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絕無水草不可駐牧雖鳥

獸亦不能居之翰照詩天子按劍怒史記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說文隴大坂也隴底謂山隴之下天水郡

之大坂名曰隴坂亦曰隴底與此不同漢書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乘橫行匈奴中北史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

來日大難來日大難即古善哉行也蓋摘首句以命題耳樂府古題要解善哉行古詞來日大難僧虔技錄善哉行乃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道長蕭本作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作陵三

山陸憩五岳乘龍天飛目瞻兩角天飛目瞻兩角授以神藥金丹滿握螭蟄蒙恩深媿短促思填

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來日謂已來之日猶往日也韓詩外傳乾喉焦唇仰

天而嘆梁宣帝賦餐霞永日靜坐千春魏武帝詩越陌度阡任用相存說文存恤問也謝靈運詩越海凌三山李周翰註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鄭康成周禮註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

日嵩高山莊子蟪蛄不知春秋陸德明註司馬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蜺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蛸蛄也或曰山蟪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蛄蛸蛄也即楚辭所謂寒蟬也述異記昔炎帝女

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其名自呼常啣西山木石填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詩意言人命短促有如蟪蛄今蒙恩而授之神藥使得長生

其德深矣思欲報之却如精衛銜一木以填東海耳甚言其德之深而無以為報也抱朴子黃帝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蟬翼九五視九五天子之位如蟬翼之輕也老子下士聞道大笑之詩國風蒼蠅

擊之

塞上曲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

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漢書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

檢狄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種之侵，譬猶蚊虻之螫，敵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黃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雍錄：秦漢唐駕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四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為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唐時

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為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唐時

五原郡，後又改鹽州。隋末為梁師都所據。唐貞觀二年，平師都，復置鹽州。及五原縣，天寶元年，改鹽州為五原郡。在太宗時，但稱鹽州。不稱五原。史言突厥頡利建牙直五原之北，正指五原縣也。其地即漢北地郡之馬嶺縣地。西接靈州，靈州武東抵夏州朔方郡。南界慶州九原郡。勝州榆林郡皆其地矣。漢書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括地志：陰山在北塞外，突厥界。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焉支

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州美水縣東南五十里。西河舊事：祁連山支二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一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邊備對通典：甘肅州刪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支闕氏也。今之燕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為燕脂。而闕氏資以為飾，故失之則婦

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班固燕然山銘：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漢書：驃騎將軍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如淳註：瀚海北海名也。正義曰：按瀚海自一大海，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耶律楚材曰：伊州之

西北有瀚海。○此第蓋追美太宗武功之盛，而作也。按唐書：突厥傳：言頡利可汗嗣立，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所謂大漢無中策也。傳言武德九年七月

元齡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勝京師，戒嚴。突未頡利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乘軍繼至，軍容大

元齡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勝京師，戒嚴。突未頡利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乘軍繼至，軍容大

元齡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勝京師，戒嚴。突未頡利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乘軍繼至，軍容大

元齡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勝京師，戒嚴。突未頡利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乘軍繼至，軍容大

元齡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勝京師，戒嚴。突未頡利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乘軍繼至，軍容大

虜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虜諸軍却而陣焉頡利請和乙酉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
頡利引兵而退所謂匈奴犯渭橋之事也傳言頡利設牙直五原之北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懸陵中
國之志所謂五原秋草綠胡馬三千何驕之事也又李靖傳言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
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四年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
以身遁太宗謂曰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服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
定襄後頡利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往迎頡利頡利雖外
請朝謁而潛懷猶豫靖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
隨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長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乘千
里馬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
陰山北至於大漠此詩所謂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以下之事是也或曰此詩亦可定爲泛詠邊事何
以決其爲崑美太宗武功歟曰兩漢而下匈奴犯邊未有至於渭橋者至唐武德年間始有此事以此知
之或曰既美本朝矣又何以用大漢漢家字耶曰太白本以唐之初年與頡利和好爲非是而不可直言
故借漢以喻而嘆其失禦戎之策也至漢家二字唐人用入詩章以爲中國二字之代稱歷宋元
明皆然何必滯此爲礙耶洪邁選萬首唐人絕句分此詩爲三章頓覺無味不若合作一首之善

玉階怨
太白蓋擬之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
西京賦金庀玉階宋之問詩雲母帳前初泛
沈沈佳期詩水精簾外金

波下雲母窻前銀漢回蕭士贊曰水精簾以水精爲之如今之琉璃簾也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
見於言外晦菴所謂聖於詩者此歟韻會玲瓏明貌毛氏韻增云胎朧月光也然用胎朧不如玲瓏爲勝

襄陽曲四首
襄陽曲卽襄陽樂也舊唐書襄陽樂宋隨王誕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夜聞諸女歌謠因作之其歌曰朝發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

花豔驚郎且裴子野宋略稱晉安侯劉道產爲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號襄陽樂其辭非也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
隋書梁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曰襄陽白銅鞮反縛

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如謠言故卽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
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絃管後人改蹄爲鞮未詳其義○鞮音題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一作襄。

襄一作襄

陽下頭上白接羅，倒著還騎馬。

世說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

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舉手問葛疆何如井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井州人也說文酩酊醉也廣韻接羅白帽也○酩音茗酊音頂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

一作水色如霜雪

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元和郡縣志峴山在襄州襄陽縣東南九里東臨漢水古今大路水經註峴山羊祜

之鎮襄陽也與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湘中記白沙如霜雪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世說註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

水是游宴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大堤曲

按梁簡文帝作雍州十曲內有大堤曲按南湖北渚等曲其源蓋本於此

漢水臨一作橫

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

信斷

一統志大堤在襄陽府城外湖廣志大堤東臨漢江西自萬山經潭溪土門白龍池東津渡繞城北老龍堤復至萬山之麓周圍四十餘里陸機賦指南雲以寄款江總詩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來何

遷詩不見眼中人空想南山寺

宮中行樂詞八首

原註奉詔作五言○本事詩玄宗嘗因宮中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咏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李白時

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晷不停輟十篇立就且無加點筆跡適利鳳跌龍攀律度對偶無不精絕據此則當時本作十篇今存八首想已逸其二矣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一作化作綵

雲飛古詩盈盈樓上女李善註廣雅曰羸容也盈與羸同古字通陸機詩來步紫微呂向註紫微天子宮也通志略石竹其葉細嫩花如錢可愛唐人多像此為衣服之飾所謂石竹繡羅衣也按石竹乃草

花中之纖細者枝葉青翠花色紅紫狀同剪刀人多植作盆盎之玩或以為即藥品中之瞿麥未詳是否

唐陸龜蒙咏石竹花云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據此則衣上繡畫石竹花者六朝時已有此製矣西都賦乘茵步輦唯所息晏胡三省通鑑註步輦不駕馬使人挽之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一作翡翠珠一作殿鎖鴛鴦選妓隨雕朝一作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

一飛燕在昭陽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二句本陰鏗詩太白全用之東京賦下雅輦於東廂薛綜註輦人挽車雕謂有雕飾也楚辭玲容修態組洞房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

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語笑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漢書孝成趙

皇后本長安宮人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悅之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乃立婕妤為皇后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

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函

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是在昭陽舍者乃其女弟合德非飛燕也然三輔黃圖成帝趙

皇后居昭陽殿沈佺期詩飛燕恃寵昭陽殿班婕妤飲恨長信宮古人亦有此誤飛燕在昭陽之句蓋有所

其三

盧橘爲秦樹。蒲桃出一作是。漢宮烟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鳴一作水簫吟。鳳下空。君王多樂

事。還與萬方同。一作何必向同中。一作何必在同中。○上林賦。盧橘夏熟。郭璞註。今蜀中有給客燈。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史記索隱。應劭

云。伊尹書云。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管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

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史記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

極望。沈約詩。烟花繞層曲。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張銑註。羌。西戎也。其人伐竹未畢之間。有龍鳴水中。不見其身。羌人旋即截竹吹之。聲與龍相似也。

盧思道詩。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荀子。鳳凰秋。其翼若千。其聲若簫。又列仙傳。蕭史善吹簫。鳳凰來止其屋。事見後六卷。註。唐仲言曰。此章句法。以蒲橘發端。而以烟花承之。開而合也。以絲管起下。而以簫

管分對合而開也。說者以起伏開合。獨推工部。豈其然乎。

其四

玉樹一作殿。春歸日一作好。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燭蕭本下歌。莫教明月

去。畱著醉姬蕭本。娥藝文類聚。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然詩人用玉樹。多是言樹美好。如琪樹。珍樹之

類。不關漢武事也。張衡靈憲。弄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按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茫。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姮音恆。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一作坐

相親。說文。曙。曉也。劉勰新論。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南史。齊武帝與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三輔黃圖〕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又〔三輔黃圖〕漢武帝起紫殿，雖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度人經〕珠樓琳庭，藝文類聚。〔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史孺兒童為藏鉤之戲，分為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鈎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為一籌，三籌為一邵。〔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母鈎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鈎法此也。〔西陽雜俎〕舊言藏鈎起於鈎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鈎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因為藏鈎也。〔列子〕云：瓦搯者巧鈎，搯者憚黃金搯者昏。〔殷敬順〕曰：〔龜與搯〕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鈎，剩一人則往來於兩朋，謂之餓鴟。又今為此戲，必於正月。〔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廣輿記〕藏鈎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鈎為戲矣。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好作泥

光輝。〔詩國風〕春日暉暉，毛傳曰：遲遲，舒緩也。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暉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遇春暉則四體舒泰，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惟見寒氣鬻人，故以凄凄言之。凄凄是涼，遲遲是暉，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盧照鄰詩〕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韻會〕仗，兵器。五刃總名，兵人所執曰仗。又唐制，殿下兵衛曰仗。〔宋〕之問詩：綵仗紅旌遠，香閣沈吟期。詩：北闕晴空綵仗來。

其八

水綠縵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遠瀛洲。素女鳴珠佩，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

央遊。〔長安志〕與慶殿前有瀛洲門，內有南薰殿，北有龍池。〔史記〕蕭丞相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集解〕云：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也。〔三輔黃圖〕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

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關輔記云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為魚龍奇禽異獸之屬雅錄閣本
 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灑洲蓬萊方丈刻金石為魚龍奇禽異獸之屬雅錄閣本
 大明宮圖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邱遲詩馳道聞風吹呂延濟註鳳吹笙也笙體風故也風
 俗通秦帝使素女鼓瑟而悲魏略太祖遺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才謂之天人開天
 傳信記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道理問以隨獵蒲博賦詩飲食歡笑戲請未嘗怠墮近古帝
 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文獻通考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丁分左右
 以角勝負豈非鑿鞠之變歟庚信詩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三輔黃圖未央宮周迴二十八里前殿東
 四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為芬檠文杏為梁柱金
 鋪玉戶華棖璧璫雕楹玉砌重軒鏤檻青瑋丹墀左趣未易窺其藩籬晦菴所謂聖於詩者也清平調詞
 ○蕭士贊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未易窺其藩籬晦菴所謂聖於詩者也清平調詞
 宮中徒使女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諭之體如曰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玉樓金殿不為延賢
 之地使女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諭之體如曰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玉樓金殿不為延賢
 而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飛燕事迹相類欲使明皇以古為鑒知飛燕之為漢禍水
 中不惑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妃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
 遊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
 得諷諭之體太白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諭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有悟其社稷蒼生庶
 詩無一而非譏時諷政之作而忠厚和平之旨盡於詩者必執此見於胸中而不為譏邪之嚆矢哉
 有謬乎豈曰小補政之哉琦按蕭氏此說甚鑿使解詩者必執此見於胸中而不為譏邪之嚆矢哉

清平調詞二首

植於興慶池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

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
 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遺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章承旨由若宿
 醒因授筆賦之龜年捧酒笑領命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扇之
 七寶杯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命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扇之
 妃飲罷欲繡巾再拜上自是顯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通典平調清調則知所謂清平調者亦其
 漢代謂之三調琦按唐書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有正平調高平調則知所謂清平調者亦其
 類也蓋天寶中所製供奉新曲如荔枝香伊
 州曲涼州曲甘州曲霓裳羽衣曲之儔歟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璞註。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

種天子傳謂之羣王之山。見其山阿無險。四嶽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算草木。無鳥獸。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王逸註。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太平御覽。登真隱訣曰。崑崙瑤臺。是西王母之宮。所謂西瑤上臺。上真秘文。盡在其中矣。沈約詩。含吐瑤臺月。琦按。蔡君謨書。此詩以雲想作葉想。近世吳舒。覺蓮之且。葉想衣裳花想容。與王昌齡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俱從

梁簡文蓮花亂臉色。荷葉准衣香。脫出而李用二想字。化實爲虛。尤見新穎。不知何人誤作雲字。而解者附會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甚覺無謂云云。不知改雲作葉。便同嚼蠟。索然無味矣。此必君謨一時落筆

之誤。非有意點金成鐵。若謂太白原本是葉字。則更大謬不然。

其二

其二

一枝紅許本作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水經註。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帝女居焉。宋下所謂天

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且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飛燕已見本卷註。蕭士贊曰。傳

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子謂使力士知書。則雲雨巫山。不尤甚乎。高唐賦序。謂神女常薦先王之枕席矣。後序又曰。襄王復夢遇焉。此云枉斷腸者。亦譏貴妃曾爲壽王妃。使壽王而未能忘情

是枉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爲常事而忽之耳。琦按。力士之譏惡矣。蕭氏所解。則尤甚而揆之太白。起草之時。則安有是哉。巫山雲雨。漢宮飛燕。唐人用之。已爲數見。不鮮之典實。若如二子

初不以此爲事。只可以喻聚淫之豔冶。飛燕一事。只可以喻微賤之宮娃。外此皆非所宜言。何三唐諸子

也。乃敢以宮闈暗昧之事。君上所諱言者。而微辭隱喻之。將蕪君知之耶。亦不蕪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

載斯時。卽有忠君愛主之親臣。亦祇以成事不說。既往不咎。付之無可奈何。而謂新進如太白者。藉託之

無益之空言。而叩君之一悟。何其不智之甚哉。古來文字之累。大抵出於不自知。而謂新進如太白者。藉託之

人辭外之旨
不亦異乎。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楊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

梁臺以香柏爲之也。按：雅錄閣本與慶宮圖龍池東有沉香亭。

鼓吹入朝曲

按：樂府詩集齊永明八年謝朓奉鎮西隨王教於荊州道中作鼓吹曲。一曰元會曲，二曰郊祀曲，三曰鈞天曲，四曰入朝曲，五曰出藩曲，六曰校獵曲，七曰從戎曲，八曰

金陵控海浦，淶水帶吳京。饒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鎚鐘速嚴妝，伐鼓啟重城。天子憑玉几，
繆本 劍履若

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遨遊閭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景定建康志：金陵古

春秋末屬越，楚滅越，并有其地。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號曰金陵。宋書：金甲燭天庭，鸞聲震海浦。謝朓鼓吹入朝曲：逶迤帶淶水，迢遞起朱樓。顏延年詩：嚴險去漢宇，襟衛徒吳京。李善註：宋都吳地，故曰吳

京也。宋書：漢鼓吹曲曰饒歌。樂府詩集：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饒歌。宋書：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鮑照詩：寶御紛颯

沓。劉良註：颯沓衆盛貌。後漢書：清河孝王慶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妝衣冠待明。詩：小雅：征人伐鼓，毛傳曰：伐擊也。漢書：天子負馱，依襲翠被，懸玉几。隋書：大臣優禮，皆餽履上殿，非待臣解之。蓋防刃也。盧思道

詩：臺苑盛簪裾。太平御覽：郡國志曰：潤州覆舟山有閭風亭。李善文選註：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齊蓋南移，日不暇給，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

於是遣匠量功，鑄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六朝事跡，建康縣北五里有二石闕，在臺城之門南，高五丈，廣三丈六寸。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服。景

定建康志：南朝宮苑記曰：晉元帝於宮前立闕，衆議未定。王導指牛頭山爲天闕，不別立闕。宋孝武大明七年，於博望梁山立雙闕，梁置石闕在端門外。陸倕爲銘。琦按：此篇蓋擬六朝人之作，故以金陵吳京爲

辭蕭氏以爲諷永王入朝而作則天子當在長安與金麥吳京何預而朝
罷遊之地亦不當在閩風亭矣其說非是○浦音普饒音撓槌音椎

秦女休行

原註古詞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擬之○左詩曰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
南仆僮秦女休女休西上山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置詞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
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怏怏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爲宗報仇死不
疑殺人都市中徵我都巷西丞卿羅東向坐女休悽悽曳
梏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臚臚擊鼓教書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聲許本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

邀遮塔爲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

寬除何慙聶政姐萬古共驚嗟羽獵賦前後邀遮漢書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周易履虎尾

鼓千聲釋枷鎖焉談苑宋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敕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
爲有赦北齊敕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關門右搗鼓千聲日敕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力

主兌爲澤金西方也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衆人觀之尙書大辟疑赦孔傳
曰大辟死刑也戰國策聶政刺殺韓傀因自皮而抉眼屠腸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懸購之千金久之

莫知誰政姊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軼真
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已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而

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我
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胡震亨曰按女休事奇烈第重述一過便堪

擊節太白擬樂府有不與本辭
爲異正復難及者此類是也

秦女卷衣

樂府古題要解有秦王卷衣曲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
王卷衣以贈所歡也太白作秦女卷衣辭旨各殊未詳所本

天子居未央妾侍作來卷衣裳願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熊來尙可當微身奉釋本日月飄

若螢之作火願君採葑菲無以下體妨列女傳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

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

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漢書上幸虎園觀獸後宮皆坐熊逸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馮

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

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沈約為六宮拜章奉日月之華侍巾履之末魏書螢火之光猶增

日月之耀詩國風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毛傳曰芣須也非芣也下體根莖也鄭箋曰此二榮者蔓菁與蒿

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

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正義曰言采芣非之榮者無以下體根

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為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非音斐

東武吟一作出金門後書懷別翰林諸公○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藝有東武吟行

今不歌樂府解題曰鮑照云主人且勿誼沈約云天德深且廣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

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泰山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通典曰漢有東武郡今高密諸城

縣是也元和郡縣志密州諸城縣即漢東武縣也屬琅琊郡樂府章所謂東武吟者也海錄碎事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恭承鳳凰詔欵起雲蘿中

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烟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

依繆本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楊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

王公許本誤去此二句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寶客日疎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猶可倚一作不慙世上雄

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一作扁舟尋釣翁○劉峻廣絕交論斯賢遠之素交

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用金宋書鮑渙居黃門為清切魏書對九重之清切望

八襲之蟬後簡文帝圍城賦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屏隋書分司丹禁侍衛左右上官儀詩清切丹禁靜顏之推詩楚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鮑照詩輝石亂烟虹賈誼新書天子車曰乘輿淮南子建翠蓋高誘注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上林賦屬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注屬天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謂之屬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屬養以從上故謂之屬從耳上林賦云屬從橫行顏監釋云謂屬從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為放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石林燕語從駕謂之屬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晉灼以屬為大張揖謂跋屬從橫不安慮薄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為跋屬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去聲侍天子而言跋屬可乎唐封演以為屬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張協詩朱軒耀金城劉良注金城長安城也史記中廡之寶馬臣得賜之水經注魏武與張繡戰於宛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舊唐書京兆府有昭應縣本隋之新豐縣治古新豐城北天寶三載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縣改會昌為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琦按自乘輿擁翠蓋而下是指其侍從溫泉宮而言宮在新豐縣之驪山下正直唐京師之東太白入朝在天寶二載是時新豐尚未省也顏延年詩依巖聽緒風又曰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漢書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相譚新論揚子雲從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納之及覺病喘悸少氣王筠詩自知心所愛獻賦甘泉宮鮑照詩片善辭草萊漢書公孫弘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曹植詩玉樽盈桂酒夏黃公綺里季見四卷
註○歎音旭又音忽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胡震亨曰謝朓有此詩薪僕曰厮炊僕曰養眺蓋設言其事寓臣妾淪

妾本叢蕭本作崇臺女揚蛾繆本作嬈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彫歇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

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漢書趙王宮叢臺災顏師古注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

隅沈約詩揚娥一含睇嬈嬈好且修明發天光初發謂明且時也詳見二卷註

出自薊北門行樂府古題要解出自薊北門行其詞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悍勇之狀與吳趨行同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

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繆本殺氣凌穹蒼。列卒一作赤山下。開營塞榜孟。冬風沙緊旌。

旗一作施。颯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

子。行歌一作歸咸陽。漢書昂曰旄頭胡星也。後漢書傷敗腫係羽書日聞。章懷太子註。羽書即檄書也。魏

立乘夏曰鈎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督於軾上。史記項羽曰。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鮑照詩天子按劍怒。楚辭。心飛揚兮浩蕩。漢書上古王者遣將也。蹕而推轂曰。闌以內。寡人

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晉書溫嶠傳。西陽太守鄧岳。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漢書衛青復將六將軍

絕幕。大克獲。應劭註。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註。沙土曰幕。直度曰絕。顏師古註。應瓚二說皆是也。而

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幕。爾雅尊蒼蒼天也。邢

昺疏。李巡云。仰視天形穹窿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後漢書遼東太守祭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

之。斬其渠帥。又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紫塞詳見三卷註。廣雅緊。急也。說文颯。翔風也。音韻大

角。軍器。俗。廣車。耶儀制曰。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曰。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太平御覽宋樂志曰。角長

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稍大。末詳所起。今鹵簿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為之。無定制。按古軍法有

吹角。此器俗名拔邏。迴蓋胡虜警軍之音。所以書傳無之。海內離亂。至侯景圍臺城。方用之也。梁簡文帝

詩。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傅介子斬樓蘭。王事見本卷註。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擊鞬氏。其國稱之曰撐

犖。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犖。謂子為孤犖。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自左

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立號曰萬騎。種落謂

其種類及部落也。魏志正始七年。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單音蟬。

洛陽陌 胡震亨曰。即橫吹曲之洛陽道也。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天津洛陽橋名。見二卷註。

北上行 樂府古題。要解。苦寒行。晉樂奏。魏武帝北行山。備言。冰雪谿谷之苦。或謂北上行。蓋因魏武帝作此詞。今人效之。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

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慄作威。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凜。飢飲零

露漿。嘆此北上苦。停驂爲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天光。北邊備對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

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陁。西京賦。磴道邇倚而正。東李善注。磴道

關道也。廣韻。磴。小坂也。韻會。磴。登陁之道也。廣雅。峻巖高也。魏武帝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

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播。初學記。冬風曰嚴風。十六國春秋。志。誠奔鯨。截波醜頰。淮南子。堯之時。鑿齒爲民

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鳴華之野。高誘註。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領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

使羿射殺之。按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引兵南向河北州縣。望風瓦解。遂克太原。連破震昌。陳嬰

榮陽諸郡。遂陷東京。范陽本唐幽州之地。詩所謂沙塵接幽州者。蓋指此事而言。其曰烽火連朔方者。綠

山遺其黨。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振武軍去朔方治所甚遠。其烽火相望。告急可

知其曰奔鯨。夾黃河者。指從逆諸將如崔乾祐之徒。縱橫於汲鄴諸郡也。其曰鑿齒屯洛陽者。謂祿山據

東京僭號也。魏文帝詩。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說文。剗。尤甚也。壠坂。謂山之岡。壠。坡坂。後漢書。上壠坂。陁

兩聯也。左傳正義。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說

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駟馬

則謂之驂。詩。駟馬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又禮記

短歌行

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也。又按古今註。謂長歌短歌。言人

音籠掉

音籠掉。徒了切。條上聲。又徒弔切。條去聲。冷同。餐。

李太白文集

二樂府

玄艷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皆指歌聲之長短耳非言壽命也斯蓋命題之意歟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

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一作人駐顏一作顏光拾遺記天清

(法苑珠林)天劫考蓋是紀時之名猶年號耳(高誘淮南子註)天極天地始形之時也(蕭士雲註)麻姑髮成

霜事未詳所祖恐只大人賦西王母矚然白首之意天公與玉女投壺大笑事見三卷註(劉向九嘆)維六

龍於扶桑(楚辭)小司命援北斗兮酌桂漿(歸去來詞)富貴非吾願

空城雀(樂府詩集)樂府解題曰鮑照空城雀云雀乳四蠶空城之阿言輕飛近集茹腹辛傷免網羅而已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鷓鴣群不隨鳳凰族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食君糠粃餘嘗恐鳥鷲逐

恥涉太行險養營覆車粟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說文)嗷衆口愁也(高唐賦)衆雀嗷嗷(埤雅)釋鳥云桃

曰鷓鴣巢於葦苕繁之以髮鳩性拙鷓性巧故鷓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如錐取矛秀為

巢巢至精密以麻紵之如刺繡然故一名鷓雀(家語)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說文)穉穀皮也(稅

不成粟也(韻會)鷲鷲鳥也似鷓而小(歐陽建詩)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藝文類聚)益部書舊傳曰楊宣

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鷓

菩薩蠻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

亭連一作短亭(謝朓詩)生烟紛漠漠呂向註漠漠分散也(謝靈運詩)林壑歛暝色(詩)國風佇立以泣(毛傳)更(佇立久立也(于褒燕歌行)長望閨中空佇立(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海錄

碎事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詩人王層鼎州滄水驛有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煙如織云云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古風集此詞乃大白作也見古今詩話湘山野錄平林漠漠煙如織云云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所寄筆談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作寄園寄近傳一闕云李白製甲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皆定其爲太白之作也胡應麟筆叢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帶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瑗瑤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尙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此則辯其非太白之作者也餘見下首註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

殘照漢家陵一作闕灞陵有橋來迎去矣皆至此爲離別之地故人呼之爲銷魂橋飛絳漢世凡東出函

灞必自灞陵始故贈行者於此折柳爲別也長安志樂遊原在萬年縣南八里漢書宣帝起樂遊廟在曲江

北亦曰樂遊原飛絳唐曲江本秦隴州至漢爲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

寬飲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鑿之爲池以厭勝

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可以穿城入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也長安

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游賞後賜寧申岐薛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卽此被

禊帝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賦詩蔡琰胡笳故鄉隔兮音塵絕筆叢云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

蠻憶秦娥俗最古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咸以爲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

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亦衰蠟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

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若懷素草書李赤姑孰耳原二
詞嫁名太白亦有故草堂詞宋人編青蓮詩亦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僞題太白以
冠斯編耶琦按宋黃玉林絕妙詞選以太白菩薩蠻所辯未爲無見至謂其出自草堂詩餘之僞題則非也
缺卅二首蕭本乃有之其真贋誠未易定決筆叢所辯未爲無見至謂其出自草堂詩餘之僞題則非也
蓋菩薩蠻一詞自北宋時已傳爲太白之作矣

卷六

樂府三十八首

發白馬

題始於梁費昶太白蓋擬之樂府詩集通典曰白馬春秋時衛國曹邑有黎陽津一曰白馬津酈生云守白馬之津是也發白馬言征戍而發兵於此也

將軍發白馬旌節渡黃河簫鼓聒川岳滄溟湧濤一作洪波武安有震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若雪山飲流涸

潯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劍登燕然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戩

金戈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唐六典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唐書百官志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

幡紫緋為袋油囊為表節垂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尺麻餘與旌同劉覆曰簫鼓軍中鼓吹之樂也史記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救之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晉書精甲耀日鐵騎前驅蕭蕭上贊曰鐵騎馬之帶甲者山海經秦戲之山潯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漢水郭璞註今潯沱水出雁門鹵成縣南武夫山史記索隱潯沱水名并州之川也

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潯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史記正義潯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揚雄長楊賦西歷月窟韻會略取也漢書張良略地唐蒙略通夜

郎顏師古曰凡言略地謂行而取之史記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北七十里屬安定郡後漢書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柘陽塞南單于出滿夷

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鞬海實憲途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太平寰宇記郎君

武元朔二年置五原郡元和郡縣志鹽州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為戎翟所居地及始皇并天下屬梁州漢

書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北邊備對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漢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幕者僕也言沙積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為磧磧者沙積

也其義一也禮記武王克殷反商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鄭玄註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正義曰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現文止武也詩周頌載戢干戈說文

陌上桑

樂府古題要解陌上桑古詞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

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按其歌辭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大為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按樂府詩集張永元嘉伎錄相和歌有十五曲其第十五曲曰陌上桑

桑

美一作遊

女渭橋東

一作湘綺衣

春還

一作事蠶作

五馬如飛龍

一作如花飛

青絲結金絡

不知誰家子

調笑來

相謔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寒蠶愛碧草鳴鳳棲

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旁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蜘蛛

渭橋已見五卷註

韻照詩季春梅始落工女事

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千旗在渡之郡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麗畿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演繁露云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脚蹏則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原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玄註詩曰周禮州長建旗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玄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為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春深二十首詩曰五匹鳴珂馬雙輪畫軾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匹還擬騎游攪擾春杜詩亦曰使君五馬一馬聽則似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琦按今本毛詩鄭註但云周禮州長建旗謂州長之屬無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之文是康成未嘗以太守比州長也師古杜詩注云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據為太守事今按晉書及古今傳記羲之並未嘗為永嘉太守則其說亦偽也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為五馬今按羅敷行古詞已有五馬脚蹏之句則非自北齊始矣潘子真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驂漢制九卿則中

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遜齋閑覽）及（學林新編）云漢時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故為五馬與龐說相符然無他證確然可據唯（沈約宋書）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後之太守即古之諸侯故有五馬之稱庶幾近之前之數說似皆未的（王融詩）車馬若飛龍長衢無極已（古羅敷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江淹詩）不知誰家子看花桃李津（曹植詩）名都多妖女（古羅敷行）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漢書）使君顯生殺之柄顏師古註為使者故謂之使君（西京雜記）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於茲未有被辱於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郭璞爾雅註）寒蟬似蟬而小青色（謝朓詩）餘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躕（欲行不進之貌）○脚音池（謝朓詩）除

枯魚過河泣按樂府詩集枯魚過河泣乃雜曲歌辭古詞曰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鯉相教慎出入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作本訴天帝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

蟻噬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為誠一作識○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廣韻）鯨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太平御覽）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丈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二三尺厚六寸眸子如三升碗大骨可為方白（淮南子）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史記）高祖從平城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且於余切音苴鯨鯢音擊鯢音倪

丁都督一作護歌之遠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昨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

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

萬人鑿作鑿盤石無由達江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元和郡縣志。江南道濶州丹陽縣本舊雲陽縣。秦時望氣者云有王氣。故鑿之以敗其勢。截其

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天寶元年改為丹陽縣。馮衍顯志賦。沂淮濟而上征。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註。今之水牛惟生江。閩。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人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漢書。托舟而入水。顏師古註。托曳也。音它。成公綏嘯賦。坐盤石。激清泉。李善註。聲類曰。盤大石也。毛長詩傳。水涯曰游。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註。芒碭。沛國陽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此篇蕭註。謂是詠秦皇鑿北阮以壓天子氣一事。或曰。為章鑿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為喻。又引吳孫權嘗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坻至雲陽四城通會市作邸閣以首句觀之。似咏其事。琦嘗以全篇詩意參釋三事皆不類。知其皆非也。考芒碭山實產文石。或者是時官司取石於此山。獄舟搬運適當天旱水涸。奉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勞苦。太白憫之。而作此詩。鑿字舊本或作鑿。字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游詩旨益覺顯然。即作鑿字。謂此萬夫所鑿之盤石。為數甚多。無由即達江游。如此詮釋。自亦無礙。督護似謂當時監督之有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者。謂芒碭產此文石。千古不絕。則千古嘗為民累。有心者能不觀之。而生悲哉。臆見如此。較之舊說。似覺稍當。拖與挖同。喘音舛。芒音忙。碭音唐。又音蕩。

相逢行一作有贈。樂府詩相逢行。乃相和歌清調六曲之一。一曰相逢狹路。問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樂府解題曰。古詞文意與鷄鳴曲同。

朝蕭本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一作珠箔開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迴。夾轂相借問。疑

知一作從天上來。一本下多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蹙。本入青綺門。當歌共啣杯。一作嬌羞初解。啣杯映

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

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一作春風正糾。願因二青鳥。更報長相思。光景不待人。

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意。無令曠佳期。五花馬詳見三卷註。曹植詩。謁帝承明

廣。按。雍錄所載六典大明宮圖。紫宸殿

李太白文集 二 樂府

八十五

側有右銀臺門左銀臺門李肇記曰學士下直出門相請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三昧者釋氏語言其去纏縛而得自在也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皆步行直至已出宮城銀臺門外乃得乘馬也三輔黃圖金玉珠璣為簾箔薛道衡詩臥聽飛玉勒立騎轉銀鞍說文勒馬頭絡衛也古相逢行夾轂問君家水經註長安東出第三門本名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劉伶酒德頌捧罌承槽御杯漱醪曹植詩妾身守空閨詩國風錦羹關兮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陳子昂詩春風正澹蕩白露已清冷山海經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註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又大荒西經沃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鷲一名曰少鷲一名曰青鳥郭璞註皆西王母所使也古長歌行老大徒傷悲楊升菴外集載太白相逢行云此詩予家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故備錄之太白號斗酒百篇而其詩精鍊若此所以不可及也琦嘗細校其文所謂不同數字者雲車作雲中疑從作知從蹙入青綺門常歌共啣杯作嬌羞初解珮語笑共啣杯不得親作不相親他本亦有同者若近遲回作乍遲迴願因作願言更報作却寄當年失行樂作壯年不行樂老去作老大而中問又無春風正澹蕩三句則諸本絕無同者矣據此樂史原本明中葉時尙有存者今則斷帙殘編絕無觀矣不深可惜乎○箔音薄

千里思

一作千里曲○魏祖叔辨有此詩以細君辭漢字王嬙即麀衝為辭太白擬之又以蘇李相思為辭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作愁見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因

一作書報天涯史記使李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入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

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殘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

州五原郡今理五原縣唐貞觀二年縣與州同立以其地勢有五原舊有五原關因為郡邑之稱江淹別

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李善註絕國絕遠之國也琦按文選有五原舊有五原關因為郡邑之稱江淹別

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在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

更屬異聞因並錄之

樹中草 梁簡文帝作樹中草詩其辭曰幸有青袍色聊因翠幄凋雖問珊瑚蒂非是合歡條

鳥啣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謝靈運詩。青野田草。漢書。客土疏惡。潘岳楊仲武諫。如彼危根。當此衝鷗。

君馬黃 按宋書。漢鼓吹。錢歌十八曲。有君馬黃歌。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駟。蔡有緒。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美人安終極。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曜。高冠何赫赫。各有千金

裘。俱為五侯客。猛虎落陷穽。壯士 繆本作夫 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 一作 何益。 車駟馳馬詩。意欲驂驛走。先作野遊盤。後漢書。高冠

長劍。紆金懷紫。潘岳射雉賦。摘朱冠之鞞。赫徐爰註。鞞。赤色貌。漢紀。五侯羣弟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為五侯上客。漢書。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

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詩。小雅。兄弟急難。○絕音釋。

擬古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出門望帝 繆本作同 子。蕩漾不可期。安得黃鶴羽。一報佳

人知。 庾信詠鏡詩。光如一片水。江淹詩。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呂延濟註。帝子。嬈皇女。英蕩漾。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江淹去故鄉賦。願使黃鶴兮報佳人。

折楊柳 文獻通考。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折楊柳。

垂楊 一作楊柳 拂淥水。搖艷 一作豔 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金窓。烟美人結長想。對此心悽然。攀條折春色。遠

寄龍庭前。 一作沙邊。○漢紀。匈奴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

少年子齊王融聚吳狗皆有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臥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史記)樗里子葬於渭南章臺之東(玉海)秦有章臺宮蘇秦傳云朝於章臺之下揚雄云蘭生收功於章臺(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輒拾焉(沈佺期詩)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瓊樓(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呼噓)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索隱曰西山卽首陽山

紫驪馬按樂府詩集橫吹十八曲中有紫驪馬(古今樂錄)曰紫驪馬古辭曰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又梁曲曰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耶錦襦袴恒長不

忘心蓋從軍久戍懷歸而作也若梁簡文帝梁元帝陳後主徐陵諸作多咏馬而已

紫驪行一作驪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一作城遠黃雲海成迷揮鞭萬里去安

一作得念一作戀春閨紫驪赤色馬也唐人謂之紫驪今人謂之棗驪沈佺期驪馬詩四蹄碧玉片雙眼黃

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按障泥是披馬鞍旁者(胡三省通鑑註)類篇馬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黃雲皆唐時戍名白雪戍在蜀地與吐蕃接壤杜詩屢用之黃雲戍未詳所在(戎昱詩)擒生黑山北殺敵

黃雲西(薛逢詩)豈知萬里黃雲戍血迸金瘡臥鐵衣○障音帳亦音章

少年行二首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涓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蕭本擊魯句踐爭博一

情勿相欺(漢書)音義筑應劭曰筑者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項細肩圓品聲按柱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

尺擊之隨調應律。唐代編入雅樂。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項。古襄陽歌。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徐悱詩。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史記。荆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嘯而逃去。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錫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餘見疑恨賦註。

其二 此首一作小放歌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水經註。凌雲臺。西有金市。北對洛陽。藝文類聚。西征記。曰。洛陽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太平寰宇記。三市。洛陽記云。大市名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在臨商觀西。兌為金。故曰金市。

白鼻騮。按樂府詩集。高陽樂人歌。古今樂錄。曰。魏高陽王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騮。蓋出於此。其詞曰。可憐白鼻騮。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踪。

銀一作金。鞍白鼻騮。綠地一作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一作春風細。揮鞭直就胡姬飲。毛萇詩傳。黃馬黑雨落花時。

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鑿以金銀。餘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綠地字本此。楊升菴外集。引此詩作綠池。又曲為池字作解。甚謬。蔽泥。即障泥也。詳見前紫驢馬註中。○騮音瓜。又音戈。

豫章行。蕭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一作燕人。攢赤羽。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

天野草間。白馬一作百鳥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鬪

死。為君掃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髮繆本作髮成斑。鮑照詩。胡

風吹朔雪。元和郡縣志。魯陽關在鄧州向城縣北八十里。今鄧汝二州於此分境。荆豫徑途。斯為險要。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太平寰宇記。汝州魯山縣有魯陽關。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戰。酣日

李太白文集 二 樂府

暮擾戈而揮之日為之選三舍即此地也漢改為關曰魯陽關按唐書來瑛傳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獲牛馬橐駝知是時汝鄧之間為賊所往來之處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蓋指安史之兵歟水經註僚水又徑海昏縣謂之上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度之要其水東北徑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豫章古今記上遼津在海昏縣東二十里通典豫章郡建昌縣有上遼津江西志上僚水在南昌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源出建昌縣經奉新縣流入僚遼縣三字雖異其實一也古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鮑照蕪城賦白楊早落爾雅閑習也漢紀李廣警獵見草中石以為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太平寰宇記落星山在廬山東周圍一百五十步高丈許圖經云昔有星墜水化為石當彭蠡灣中俗呼為落星灣二統志落星湖在江西彭蠡湖西北湖有小山相傳星墜水所化陳王僧辯破侯景於落星灣即此處蕭士贊曰落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輿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為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浮於波瀾之上隆冬水涸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鯨音擊

沐浴子

胡震亨曰沐浴子梁陳間曲也古辭澡身經蘭汜濯髮僚芳洲折榮聊躑躅攀桂且淹留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

一作志

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楚辭漁父篇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

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涴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醪而飲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又雲中君篤浴關湯兮沐芳

高句驪

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

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東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羸石林燕語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北史高句麗傳人皆頭着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為之飾以金銀服

大袖彩大口袴
素皮帶黃革履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梁簡文帝詩）
夜月似秋霜

淥水曲

綠水本琴曲名太白藝用其題以寫所見其實則采菱采蓮之遺意也

淥水明秋日蕭本。湖南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楚辭登白蘋兮騁望王逸註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爾雅翼萃薺其大者蘋葉正四方

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韓非子）蔡女為齊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

鳳凰曲

羸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攜手人。影滅綵雲斷遺聲落西秦。（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

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秦羸姓也故稱秦女曰羸女（陳子昂詩）結交羸臺女吟弄昇天行（藝文類聚）决疑註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鸞多紫色者鸞多白色者鸞（鮑照詩）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羸音盈

鳳臺曲

按樂府詩集梁武帝製上雲樂七曲其一曰鳳臺曲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彩簫去。天借綠雲迎曲心。一作在身不返空餘弄

玉名已見上首註

從軍行樂府古題要解從軍行皆述軍旅辛苦之詞也。
按樂府詩集從軍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

北史更詳出玉門道擊虜破之。後漢書竇憲遣左校尉耿种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破之。按白帖笛有落梅花之曲。顏師古漢書註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戰國策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唐書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法苑珠林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其鐵門者即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關見漢門扇一豎一臥外鐵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實惟天固。釋迦方誌鐵門關左右石壁其色如鐵鐵出鐵門關便至覲貨邏國。○單音蟬。

秋思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華滋。

江淹詩碧樹先秋落。張華禽經註倉庚今謂之黃鸝黃鸝是也。野民曰黃栗園語聲轉耳其色黛黑而黃故名黛黃詩云黃鳥以色呼也。北人呼為楚雀云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為候。歲華紀麗秋風曰涼風。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莎雞即今之紡績娘詳見四卷註。又鄭樵爾雅註莎雞一名酸雞一名樗雞。里身赤頭似斑貓似另是一種恐非是。楚辭蘋蘩稿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止。詩人用芳歇字本此。古詩綠葉發華滋。○鵬音離。莎音梭。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蕭士贊曰燕北地寒生草

燕草方生與其夫方萌懷歸之志。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猶秦桑之已低綠也。末句喻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諱之體矣。

秋思

燕支關氏本作黃葉落。妾望白蕭本登臺海上一作碧雲斷。單于一作秋。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

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慎蒙名山記焉支山在陝西山丹衛東南五十里。一名山丹山。漢霍去病將萬騎

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

也。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邱陵也。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

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水經註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故

漢書稱上途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為匈奴所圍處。太平寰宇記白登臺在雲州雲中縣東北三十里。山西

通志。白登山在大同府大同縣城東一百四十里。上有白登臺。即冒頓圍漢高帝處。梁元帝橫吹曲云。朝

賦青陂道。暮上白登臺。謂此。養唐書單于都護府。秦漢時雲中郡地也。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麟德

元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東北至朔州五百五十七里。在

京師東北二千三百五十里。去東都三千里。○單音蟬。

子夜吳歌四首宋書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鄆郡王軻之家。有鬼歌子

夜。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樂府古題要解子夜。舊史云。晉有女子曰子

夜。所作聲。至哀。後人因為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吳聲也。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陌上桑古辭日出東南隅。

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為下裙。

紫綺為上襦。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梁武帝子夜四時歌。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飢。

其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通典漢順帝永和五年。馬

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

入海。所以無凶年。其堤塘周圍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餘頃。毛萇詩傳菡萏荷花也。說文芙蓉未發為

藟菖已發為芙蓉方輿勝覽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二十五里北流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之所○蕩戶感切音憾茲徒感切談上聲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詩國風見此良人正義曰妻謂夫曰良人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鄭玄周禮註女奴曉裁縫者唐時臨洮郡即洮州也

屬隴右道與吐番相近有莫門軍神策軍在右為西羌之地○洮音桃又音叨

對酒行

繆本少行字○樂府古題要解對酒行闕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范雲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為樂勿徇名自欺也

樂府詩集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歌十五曲十曰對酒行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

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曹植詩松子久吾欺阮籍詩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遠稱赤松子曰松子本此元和郡縣志金華山在婺州金華縣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處路史鄭氏水經

謂赤松子游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抱朴子安期先生者寶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值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寫一量為報番書曰復數千歲求我於蓬萊山道家謂仙去曰羽化陶潛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費昶詩人生百年如流電陶潛詩有酒不肯飲王仲宣詩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李善註含情謂含其歡情而不暢也

估客行

繆本作估客樂○通典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常游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意滿情不敘使大樂令劉瑤教習百

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重爲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擣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嘓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絨長嘆息狂夫猶戍交

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鳥蕭本泛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

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胡本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真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

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作貴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蕭本有使蕭本憑將金剪刀爲君畱下相思枕

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生繆本氤氳明年若更繆本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嘓蛾蹙眉也古詩

以終老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古詩中有尺素書呂向註尺素絹也古人爲書多書於絹漢書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元和郡縣志交河縣本漢

車師前王庭也按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自漢訖於後魏車師君長相承不絕後魏之後湮滅無聞蓋爲

匈奴所并高昌據其地貞觀十四年於此置交河縣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爲名按新唐

書隴右道有西州交河郡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改曰金山都督府天寶元年改

爲郡有縣五一日交河縣自縣北出四百餘里至北庭都護府府有瀚海軍清海軍神山鎮沙鉢城耶勒

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買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物也傳子曰西國胡言蘇合香者獸所作也中國皆以爲怪鮑令暉詩臨當欲去時復畱相思枕劉孝威詩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鬢斜胡三省通鑑註富貴之室幌巾率以胭脂染之爲真紅色唐之遺俗也陽臺雲用巫山神女語見二卷註○曠音貧絨音兼戌音怒塞音賽

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

蕭本作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

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

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衣

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親本連帝城不如當

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之義以名之耳說文八寸謂之咫徐陵與裴之橫書文辭

簡略禮等平交三國志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狗節前代美之狗謂以身從物也鶴林玉露詩家用遮

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是也漁隱叢話藝苑雄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

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霜鬢遮莫隣下

五更李太白詩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琦按遮莫你

古時五帝二語乃明皇時劉朝霞溫泉宮賦中語也然搜神記中已有遮莫千試萬試之語則自晉時已

有此語矣漢書陳萬年傳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蕭士贇曰末章十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巨眼

長歌行

樂府古題要解長歌行古辭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爲樂無至老

大乃傷悲也曹魏改奏文帝所賦西山一何高言仙道洪濛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

虛詞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晉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人運短促當乘閑長歌不與古文合按樂府詩集長歌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

桃李得蕭本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

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李務青春誰能貫蕭本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

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強歡蕭本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說文涸竭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竹帛已見五卷註世說顧悅與簡文同

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經霜愈茂○涸音鶴貫音世或音射

長相思

日色欲已一作盡花含烟月明如一作素愁不眠趙琴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

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繆本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王勃詩

問黯將暮雲開月色明如素吳均詩趙瑟鳳凰柱吳驪金疊障楊齊賢曰鳳凰柱刻瑟柱為鳳凰形也

照詩蜀琴抽白雪李善註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漢書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顏師古註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後漢書竇憲傳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是知燕然山為漢北極遠之地又唐時有燕然州寄在靈州迴樂縣界是突厥九姓部落所處

見舊唐書地理志傅毅舞賦目流矚而橫波李善註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橫流也王筠詩淚滿橫波目

猛虎行一作猛虎吟樂府古題要解猛虎行陸士衡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內有猛虎行古辭云飢不從猛虎

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蓋取首句二字以命題也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一作行亦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旌旗本作旌旆誤繽紛

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蕭本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啣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

巨鼇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詳見二卷註說苑

子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窮窮焉固無樂已臣一為之徵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襟矣今若足下千

乘之君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

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而報讐

於弱薛譬之靡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謂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

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構採薪蕘者躡躅其足而歌其

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

未隕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以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淚汗增欬而就之曰先生之鼓

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家語旌旗續紛下蟠於地韻會續紛雜亂之貌一曰盛也兩河道謂河南河

北兩道也太平御覽三秦記曰荆柯入秦為燕太子報仇把秦王衣袖曰寧為秦地鬼不為燕地囚按通

南步騎精銳烟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

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十二月祿山陷

東京丙戌高仙芝將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宜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會封常清戰敗帥餘衆至陝謂仙

芝曰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談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

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

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仙芝常清太白意以仙芝不

戰而走損傷士馬既一輪矣明皇不實以桑榆之效而按以失律之誅非又一失著乎蓋高將本非辱帥

僅靈寶而守潼關舊史謂賊騎至關已有備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是其策亦非謬計自出軍至被戮

矣又按通鑑十二月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命崔安石等狗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

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

汲郡六郡而已杲卿起兵戡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壬戌城陷史思明蔡希德引

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廣平鉅鹿趙上蔡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朝降夕叛幽薊

城當指此事。舊註引史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思明歸降復叛事。非是。

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

南國避胡塵。寶書玉劍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作

寸心。遶牀三匝呼一擲。潛夫論。爾侯張良。韓公族姪姓也。秦始皇滅韓。良散家貲千萬為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

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史記韓信。淮陰人也。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梁渡淮。信從之。

項梁敗。又屬項羽。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信亡歸漢。漢王以為大將。漢五年。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

從食。漂母賜千金。章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晉書熊遠傳。劉項存亡。在此一舉。韓非子。夫龍之為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駭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

逆鱗。則幾矣。春秋考異郵。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說苑。藝成君衣絮衣。帶玉

劍。擊曳也。唐時官署多懸鈴於外。出入則引鈴。以代傳呼。漢書。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

年更名太守。冊府元龜。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史記。鬪雞走狗。六博。鞠索。隱曰。王逸云。博。著也。行六棋

故云六博。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烏冑作博。晉書。劉毅於東府聚博。滿大擲。一列。應至數百

萬餘人。并黑犢以還。惟劉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遶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邳音批。製音

微。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皆一作願盼。許本作盼。四海雄俠兩追隨。一作皆。蕭曹

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常有時。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一作漠漠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

梁塵。丈夫相見一作到處且為樂。槌牛搗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宜和書譜。張旭。蘇州

熱尉時有老人持牒求判。信宿又來。旭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墨妙。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喜。酒叫呼狂走。方落筆。一日。酣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嘗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其名本以顯草。至於小楷。行書。又復不減草字之妙。其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或謂張顛。

歷歷言之。故予斷以為是年所作之詩。而無疑耳。或曰：張旭生卒，諸書皆無考。何以知是時尚在而與白相遇耶？琦按：長史有乾元二年帖，見山谷集中。據此推之，則其時尚在可知矣。至蕭氏嘗此詩，非太白之作。以為用事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詞。首尾不相照，脈絡不相貫，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詩。竄入集中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皆致辯矣。愚于此篇亦有疑焉。云云。今細閱之，其所謂無倫肆狂誕者，必是楚漢翻覆，劉項存亡等字，疑其有高視祿山之意。而不知正是傷時之不能收攬英雄，遂使豎子得以猖狂耳。何為以數字之辭而害一章之意耶？至其悲也，以時遇之艱，其歡也以得朋之慶，兩意本不相礙。首尾一貫，脈絡分明，浩氣神行，渾然無跡。乃七古之佳者，有識之士，自能別之。不知蕭氏何以云云耶？○盼普患切，攀去聲，盼音係，曠音免，三字音既不同，義亦各別。世多混書，非也。韻與推同，傳追切。音鍾，搗瓜切，音蠶。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二字結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

妾長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李善文選於所天，列女傳：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方弘靜曰：去婦辭本五言詩，自從二字必衍文。後又云：自從離別久，豈得重用。蘇武詩：結髮為夫婦，李善註：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笄冠為義也。琦按：古人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之類，皆謂髮初結起，勝冠時，後人專指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蓋祖用蘇詩耳。唐韻：緜遠也。王筠詩：幽閨多怨思，停織坐嬌春。傅玄怨歌行：情思如循環，憂來不能過。劉琨扶風歌：據鞍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繆本，惡衰賤，長嘆息，淚下如滄泉。○緜音勉。

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許本此韻似

頽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西陽雜俎不再交者。虎鶻與玳瑁也。桂海虞衡志。玳瑁形如龜。龜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其邊裙闌。闌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機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鬣權水而行。爾雅翼。鶻鶻。鶻屬也。雉名爲鶻。雌名爲鶻。雌未嘗相捨。飛止相匹。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凡鳥多好以頸相勾。惟此鳥尤甚。其大如鶻。其質杏黃色。頭戴長白毛。垂之至尾。尾與翅俱黑。謝朓詩。君恩既斷絕。相見何歲華。春有酒。說文。穰。稷雪也。初學記。雨與雪雜。下曰霰。劇音極。瑁音妹。綬音練。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爲流。不嘆君棄妾。自嘆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江總詩。未眠解著同心杯。魚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蕭士贇曰。此篇是顧况棄婦辭也。後人添增數句。竄入太白集中。語俗意重。斧鑿之痕。班班可見。可謂作僞心勞日拙者矣。

